PL
2822
T8P5
1937

Wang, T'ung-chao
P'ien yün chi

East Asia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pianyunji00wang

創作文庫

片雲集

王統照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創作文庫

（二十）

片雲集

王統照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

PL
2882
T8 P5
1937

LIBRARY
FEB 11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目次

片雲四則……一
跌交……二
債……一〇
初戀……一六
三絃的餘音……二一
綠蔭下的雜記……二五
陰雨的夏日之晨……二九
如此的……三九
偶像……五一

閒？……六三
『血梯』……七一
在囚籠中的苦悶……七七
海濱小品三則……九五
夜遊……九五
笑逢……一〇〇
秋林晚步……一〇八
『子愷畫集』之一頁……一一五
林語……一三一
悼志摩……一四三
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一五七

片雲四則

在春日中，我曾隨意寫了些故事（因爲我自信不是短篇小說，）人事匆匆，便棄擲在書堆裏。這些日子，我又從書中檢出。偶在窗前的綠蔭下重閱一過，自己以爲尚有點興趣。恰值一陣涼風吹過，空中的片片的白雲合了起來，便漸漸地落了幾個雨點，我想這些零碎寫的東西，也如在不意中的片雲的集合一般，所以隨手題上這兩個字在前面。本來這幾篇故事，我無意發表的，但爲了旬刊的稿件關係，不能躲懶，便匆匆付印出。這類東西，說不到著作上去；即偶有些須的啓

發人的情趣的地方，但既少強力的表現，更沒有深沉的情緒，不過我直訴我願寫的話而已。

然而片雲或許有一個晶瑩的雨點，落到田畦中，可以潤濕一撮的沙土，雖然我幷未作是想。

『嫩芽的欲望是爲了夜和露，而燦開的花兒却爲光明的自由而喊呼呢。』輕飄飄的片雲，怕只能落幾滴露珠在小草上呵！

十二，八，二日自記於明湖之側。

跌交

圓月的銀輝，從靑闊無際的大圓鏡中瀉流下來，照在蒙茸的草地

上，小小的園林，微微振動的葉影中間，浮現着幽玄靜穆的夜色，慕玄一個人穿了短衣在櫻桃樹下來回散步。那時園林外的夜潮澎湃。時時如喊叫般的撞打海岸。

這是他家的一所別墅，每逢夏日慕玄總是在此間消磨他的十餘日的從世間偸來的光陰。別墅距海岸最近，建於T港的市外。本來這地方的所在，是平治成的山腰，園林也是由斜坡上立起。內有二層小樓一座，每在朝日初出，或晚霞幻出金紫的色彩照耀到海面上時，他往往帶了一本書倚樓遠望，便可以看到碧藍相映的海波上輕浮着嬝娜的白帆遠向天際而去，在這時候，他就悠然想到一切……其實這一切中包含的是甚麽，他自己說不出，而且他也沒有告訴過別人。

在靜夜的明月的圓委照徹之下，能使人聯想到無端的思與事實。這時月兒正明，掛在中天，他小步遲回，聽了一回音樂般的鳴濤，想了一回古今詠月的名句。而飛的不知名的小蟲嗡嗡的却時來打斷他的幽思，他並不揮去牠們。飛蟲來了，他就走向那邊去，但不知趣的小蟲豸，却總是作怪，他走到那裏，牠們繼續着叫出很令人煩厭的聲音，只是隨在他的左右。於是他穿過櫻桃樹叢到涼亭上，到小小的水池邊，但這些欺生的小敵人，老是苦苦窮追。他走急了。雨後的池邊青草與軟泥都是滑滑的，他轉過去，不留心一交便滑倒了，幸而有鐵欄繞着，沒有栽到水裏去。

坐在潤濕的草地上，且不起來，看着月光下瀲灩的水波發呆，可

是這時小飛蟲一個也沒有了，他却沒有覺得出來。

這是他所想的，『庸若前幾天來信告訴我說：人生是要跌交的，我覺得他是同我說玩話；再不然就是隨意閒談，這回我纔知道人究竟是跌交的。……』於是他便連續着想起無許的事來。覺得胸口很灼熱，好像有無數的話在裏邊衝播着要說出來。微風振動樹葉，青草裏的一陣陣蛙鳴，也都像催他去說出來一般。但他孤寂地一個人住在這個別墅裏向誰說呢？

他再忍耐不住了，起來也不顧身上有沒有污泥；也不再怕飛蟲在身邊飛鳴，一口氣跑到小樓上的廊簷下，取過一支用翎管削成的筆尖，蘸着自己用紫玫瑰作成的墨水，便在極白的筆記册上寫下。月色

正明，樓又在高處，所以雖不是十分淸楚，却還辨淸字迹。他便寫道：

『我旣爲人，就是跌到網裏來了。——但這些網，却不是空用「塵網」兩個空洞的字所能包括的。這些網種種不一：有的是柔軟的綫絲結成的；有的是鋼條結成的；有的是用五色纓絡夜光珠寶綴成；有的却又是用破的繩頭，碎的竹片，補成的；也有用荊棘的針刺連成；用幻術的火焰照成。……但勿論誰，却終須將他的體魄與靈魂的全部，跌到說不淸的網的一個中去。』

他寫到這裏自己點了點頭。

『他們爲甚麼要跌入？爲甚麼不在網外逍遙？却誰也不知道。只

有業力的主人，在冥冥的暗窟，向他們微笑。也或者他們起初都願跌到柔嫩的絲網中去，甜香的滿塗了蜜的網中去，但當他們從天使的翼下，順着天風閉了眼睛，往下跌去的時候，却一任命運爲他們的支配者。無量的網，發出來的聲，色，香，味，在大空中瀰佈着，專等候牠們盲目的主人的歸來。不過這些網終是平列着的，人們既墮入之後，也可出此入彼，但每個人是很少數再有這樣重跌一交的本領了。因爲既是很深，而且各有牠們特殊的魔力與利害，能夠將每個人的體魄，靈魂，在其中消淨一切。於是一個人的一生，在每個網裏便足以消磨其悠悠的歲月了。」

這時月光斜射，却正好將飽滿的光線滿射在潔白的紙上，他寫的便更

有興致。

『我曾經作過一個極奇怪的夢，夢見一位白髮婆娑的老婆婆，她拄了橡木的拐杖，立在一條碧波的溪上。她告我她曾在深深的淵裏，拾過珍珠，而且這些珍珠，都是她曾經吃過的，甜得比燒熟的甘栗還好吃。……如今想來，這深深的淵，或者就是許多網的一個。那些珍珠，却不知給了那位老婆婆一些的甚麽受用？這是一段虛構的故事，但我深深地信而不疑。又有一次：我在菡峯山中旅行，因爲宿於一所古廟中，認識了一位道士。——我至今還記得他的面貌，雖是在七八年以前，記得當我初上削刃巖時，頭一個遇見的就是他。他頭一句話問我：「你是十幾歲的童子，不

在網裏亂撞，却跑到網外來嗎？」我當時很生氣，以爲他侮辱我是魚。但因爲他身邊帶了一把鐵柄的木鏟，正在寺門前大松樹下鋤草，我不得不將少年的盛氣壓下，沒有理他。……那晚上風聲雨聲很大，我住在他的寺中，在呂仙的泥像之下。他說：「人橫豎得在網裏，正如你那猜想的魚一般。我是從苦惱的網中逃出來的，」他還說「到如今那個已經過去的網的影子，還在他身後呢。……」這都是如同夢話般的奇怪，可是因爲庸若跌交的話，使我都記起了。也許夢幻的構成，比實境眞確些。……跌交終是不能免的。」

他寫到這裏却猛然記起一點事來，便只寫下下面這一句。

『我現在也已跌了一交，究竟是跌到那個網裏去了？』

他想再往續寫，但不知爲甚麼心底上沉沉地不知從何寫起？而將過去的一層層的影事全提過來，充滿了在這一刹那的思域。他不覺得將翎管的筆尖，向紙上畫了一道橫綫，隨着吐了口悶氣，立起來。這時他方覺得左股上微微地痛楚。

債

瓏妹最怕我索債，因爲她欠我的債很多，不過不是金子罷了。如鉛筆，畫片的贈送，如詩，與書籍的講解，如最好的香茗的享受類此的事。她是我的小表妹，最喜歡說笑話，每見我總是沒有閉口的時

候。我因此卻更有許多索債的機會了。但她總是說沒有法子，因爲她還年輕，沒有東西贈我，以及給我講解詩書的能力。

有一天：我們又遇到了，在我家那個橡林中。因爲這所林子，是很大而且茂盛，每當夏日，我家中的人同了親戚們，往往去到橡蔭下吃茶避暑。那時我正好由外邊囘來，天氣熱得厲害，每在午飯時，葛布的衫子，都爲汗珠濕透。於是這日的過午，我們一大羣人便說笑着從家中到橡林中去。

恰好瓏妹同了她的姊姊，與她的女友翼珠，都來我們家中，那自然便一同去了。

果然到了橡林中之後，微風習習，將驕陽的熱威逐去。我那時說

話最多，因為初從外邊回來，當然有的編說。甚麼地方的風景美麗，甚麼地方的男女服裝，都成了談話的資料。但時候多了，我覺得有點詞窮。回頭過去，看見瓏側着一雙圓髻兒，正聽得有趣。我便尋得新資料了，很鄭重地向她道：

『日子又不少了，還不還我一點？』

她怔怔地不知我說的甚麼。她的姊姊却微笑道：『二哥問你要還債了，看你怎麼辦。』她眞的方纔明白又是舊話重提。她的口齒很伶敏，便道：

『二哥自己也不害羞！老是向人要債，欠甚麼呢？……有憑據沒有？』

我的妹妹淑如在一邊用扇子打了她一下道：

『你好厲害，大姊姊！今天要是小靈不還哥哥的債，我們也饒不了她！……』瓏同時一陣附和的笑聲。

瓏這時不抵賴了，但道：『好吧，……但我憑甚麼還呢？我又不會講書，又不會做詞，更是可憐，我又不會畫張畫，怎麼辦呢？』她正自躊躇着，她的姊姊一眼看見翼珠坐在小椅上很安閒的打線袋，便丟了個眼色向靈，靈卽刻知道了，便立起來拍着小手道：

『我有了法子可以還債了。二哥以前給我講的書以及爲我買的東西，我差不多都同翼珠講過，分贈過。現在呢，只要翼珠妹還吧。我可脫却了債務的干係了。』

翼珠向來不肯多說話，但這時也將線袋丟過一邊，向瓏道：『也不錯，可照你所說，我可以還密司忒王的債，但你須知道我只是向你欠債；並不曾欠下密司忒王一點兒。我過日還同你算不淸的賬呢。就使我還你，……』

別的人又都笑了。

瓏眞的着急，便用照常親密的態度，拉了翼珠的雙手道『好啊，別人不說，你也會欺負我！你到底好意不還我債？……』

『還是還的，你就將我所還你的全個兒送去還密司忒王嗎？』

靈喜的跳了起來，回頭向我們道：『有了還的了，翼珠拿甚麽，我拿甚麽還二哥，……好嗎？』

但翼珠慢慢地分着瓏的額髮道：『不過我要還你一下打呢？——不就拿東西還你之後，還在你的小嘴唇上擰一把呢？』

這句話沒完，滿林子都是笑聲，我也幾乎因此將一口茶噴在地上。瓏却鼓着氣紅的腮膀，不言語了。及至我們走時，她又和她那好朋友攜着手兒去打未成熟的棗子吃。

夕陽影裏我們一羣人陸續地由林中歸來，各人都用扇子遮着猶有餘熱的陽光。我同瓏的姊姊走在前面。踏過了淸溪的木橋到人家的葦籬的前面立住。她喟然道：

『你聽見瓏與翼珠說些有趣的小孩子話，但實在是這樣。一個人欠一個人的債務，別人總不能代償還的。即便代償時，也是不合適而

且辨不到。』她說到這裏，向我如分外注意以下的三個字似的，點點頭道：

『你信嗎？』

我望着她持紈扇的左手上的皮膚內的微青色的細血管，想了一會，便只答應了個『是』字。

初戀

雲朋是我們的同人中一個最善於談話的，不僅是他的口齒有特別宜於密談的聲調，而且因爲他談到一切事上，都令人思念不置，但是他的談興向來是很短促的。

一天我同了一位女友，還有他到翠微峯上去逛。晴明的秋日，半山腰中有三五棵絳紅的楓樹點染着，令人感到冥漠的秋之悲感！翠微峯的後山澗旁的碎石上，滿長了層層嫩綠的苔蘚。我們由城中出來，並不覺疲乏，坐在石上聽細流潺湲，各人都不說話。那位女友，將裙子提起，彎身在水面上洗手巾，正在洗的時間中，她不知想些甚麼，手裏鬆了一鬆，恰好上流被急水冲下一塊五色鵝卵石來，剛的一響，就將她那條白底碧花的絲巾隨了下流的水，漂了下去。她驚詫了一聲，只看着牠從碎石砌成的水徑斜流下峽谷中去。我也來不及去為她取回，便道，『這條不舍晝夜的細流，每每的誘人來聽，這回却將絲巾來引誘去了……可惜！』她不言語，只悃悃地起立，又復坐下！

雲朋似乎如沒有看見一般的慢吞吞地道：

『去了倒好，永久留下個念想還不好嗎？』

那位女朋友向來是有種特別性質的，凡是她用的物件，與她日日作爲伴侶的物件，譬如一枝鉛筆，頭髮上的一只壓髮，領扣的結子，若偶然丟失了，她便悶悶不樂，現在見雲朋如無事人一般的說這種不關痛癢的話，便冷冷地笑了一聲，然而目注着急迅下流的水，却幾乎沒有滴出淚來。

雲朋便繼續道：『這類事正是多呢，一不注意，便永逝而不返了，只留下舊日的廻想，雖是悲傷有在心頭——自然是女性特別所賦有的——而可以時時將此趣味提起，使得她能有永久精神上的繫念！

世間的事，那椿曾是永駐的，那一事不是常常從我們溫暖的心房中，難以防備地便破壁飛去。但只求得去後的心房尚留存下溫熱的不盡之感，這便是無量的幸福了！不然，果使你的心房常常被快樂所充滿，你永不會嘗到由悲哀的絲中，發出來的異味。……』

我那位善於感動的女友，這囘把以前的悵惘，已似減輕了些，便低着頭道：『雲朋先生說話也未免過於高超，究竟誰是願意這樣的。第一次的經驗常常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迹，譬如這條絲巾，我並不特別的痛愛牠，只是從三年前一位友人遠遠的送與我，忽然失去，焉得不……』她說時一邊用手在水中弄着石子。

雲朋很高興地立了起來道：『可又來，第一次的經驗的留痕，若

不是將做成經驗的東西失掉，你怎麼覺得出傷感來？』

我這時越聽雲朋說的奇妙，却越發糊塗了，便插上一句：『你這些話成了哲學上的抽象論了，我簡直不懂，請你舉出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來。』

雲朋絕不遲疑地向我笑了一笑，却走到那面的矮松中高聲道：『例子嗎？你知道的，例如囘思過去的「初戀」。』他便掉過頭去看山缺處半落的夕陽，不再言語。

她驟然將手由水中抬起，看了我一眼，我便低下頭去。

一時只有時緩時急，流在石徑中的水聲，如戛玉般的鳴着。

三絃的餘音

正在一個大雪的冬夜裏，我從外城的友人的酒宴上回來。廣大的通衢，在平常是如何的熱鬧，但這時除了偶然看到兩三個鵠立在慘白的燈光下的黃衣警察以外，就只看見到處都是銀光閃爍，而且空中正飛落得有致。我步行走過虎坊橋，心上被熱酒激蕩着也不覺冷，却將外套搭在左臂上轉了幾個小巷走入一條夾道裏。卻忽然聽得墻的那邊有種彈三絃的硼東的聲音，雖是淒沈不揚，却還是有腔調的。

及至我走上前去在黑影裏藉着雪光映着看時，却正是兩個人並肩慢慢地在雪上走，三絃的聲音便從東側那個身體較高的人的懷中發

出。牠的聲音，恰好與他那遲緩的步履相和，他們彷彿不知有這樣冷風逼吹得大雪似的。絃音沈蕩，忽而高起，間雜着淒然號嘆，幽然悲泣的聲音，我一邊聽着，自然的脚下也隨了絃音緩下來。只是追踪着他們兩個人走。忽然聽見那一個身肥而矮的人道：

『你儘着彈，不累的很嗎？自淸早起在東北園要了一碗熱水，還是你讓我喝了一多半，一天到夜，這樣的天氣……』我這時纔知道這個說話的還是個少婦的口音，當時使我驟吃一驚！便接上聽着那個男人的答語，但絃音並沒停止。

『我覺不得餓，而是要彈牠，也知道在這時沒有人肯給一點饅頭吃，但我們這不必想吃了！橫豎今夜裏飽了，明天呢？但是被你這一

說起我倒想起你的不幸來了。」

女的不言語，淒長的曼歌之聲，便從她的喉中唱出。

我這時覺得身上奇熱的了不得，恰好走在人家門首電燈下面，我方看見這是一對盲目的少年夫婦。

我眞不知如何方好了，摸摸袋中，還剩有一把銅子，便塞在男人的手中，他這時突將絃子停止，驚急地向我。我也沒有同他說甚麼，便走入大街，加緊的一氣跑回寓中，心上不知怎的如同有甚麼冲逆着的忐忑。在歸路的夜雾光中，三絃的餘音尙似在後面追逐着。

綠蔭下的雜記

悲哀有時能給予人快感，而且相似將清涼的淡水給予孤泛重洋顛頓風浪中人作慰渴的飲料。凡人經過一度的深重，難以遺忘，難以恢復的悲哀，將必嘗試到這種意味。類此事實及情緒上的描寫，在文學作品中，不可數計；且多爲極佳而感人的題材。擺崙之詩曰：

「於是欺騙對我而喝采！

雖已偵察出。却仍是歡迎着，

然經過每種險難在人羣的居中獨餘賸下我呵！」在悲哀以後中的

感覺，雖花不能增其美，雖月不能助以清思，一切的自然，都成了低沈幽微的觸感。但亦惟有此，而後方能對於人生的幻謎有澈底的了悟，從不幸的經驗中，可以有種新鮮的感發，對花不僅知其美，對月不僅能感其清，而且分外有更深沈更切重的反悟。悲哀所以損人者在此，所以助人者亦或在此。

我在最近期中，曾得到一位朋友的長信，她有劇烈之悲哀的打擊，令人不能思議得到，但我在此為友誼不能為之宣布。她的來信在箋末的幾句話是：

「現在孤獨漂泊的我，本可以重過N埠，不過孤獨而凄涼的長途行程，使我望而生畏。下學期或仍至S.M.學校教書。我在此大

概還有二十餘日的勾留，這是因爲我身體的緣故。

我現在對於一切無所希望，亦無所畏懼。我很了解我的命運，只配做一個孤獨的漂泊者，因爲我已對我的命運反抗過，結果卻愈凄涼。

我很希望我成一個健忘者，忘去我過去的一切，不然，我的生命實無法延長……（下略）』

這內中已含了無盡的悲哀的經驗，但她也在同時得到無盡的教益了。

陰雨的夏日之晨

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孄，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跳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攢集着，尙凝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蕚，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苦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

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殺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籟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翺翔的鷹鵰。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釅釅的香茗，一聲啼鳥，一簾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緊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毁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鬥，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生命的火焰；放下了雙手內的武器，閉住了雙目中的欲光，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

全個兒緊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罷，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電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尚沒曾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沈，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亙着不可數計的黑綫，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颶風。後顧麼？過去的道途全爲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祕的無邊穹海裏，Phae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pomene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讒背上這小靈球兒徒自抖顫，只是甘心任

受，低首屈服，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迫壓。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骸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趦趄；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尚沒曾咀嚼出滋味，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曾飽滿了饑

餓的胃，不曾充足了雷鳴的胃腸……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物來克說：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

全爲露珠兒融解。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托的糢糊的網中。

托爾斯泰說：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鼓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在快樂地細語，同時

生動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上面搖拂。

果然麼？生與死能夠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尙有鳥兒的嬌喉，尙有樹枝的舞蹈，能以使這爲飢餓，爲不充足，爲怨情，爲淚，爲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攙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的頸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兒的光輝，映照着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珠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眞能聽到野鳥的嬌歌與樹枝兒的細語？

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瞬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是這樣淡漠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奪，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刃，不但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陷入的土塊瓦礫。

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迅猛烈的

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我們便重行轉入縛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爲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旂，而燃起周身的火燄。

露珠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這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諧，但我也何嘗忘卻霹靂，電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簾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卻在

隱祕中時時燃着。

我們爲消失長矛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更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未必眞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如此的

古寺後的夢談之一

如此的寂寂空庭，澹澹燈花，初涼的秋夕；望影相對，心頭上橫雜着萬千感思，廻憶，……淒咽。有良友似的書籍盈架，但都懶得翻檢。……我忽來此地獨當此淸宵，是何因緣。乃作此夢中之夢。本想靜裏安養，可耐我心靈的活躍，不能自止在黯然的一刹那中，如潮翻似的；花飛似的；廻雪旋飆似的。我的心靈不曾恐怖病體的糾纏，不曾爲紛緊人事所迷失，仍然在沸熱的血絲中迸裂，跳擲，何曾有片刻

的寧靜。迴憶一月前的瓜架下的暑夕露坐，剖瓜笑語，碧篁羅帳揮扇撲蚊的生活，又隔一世，爲求『生』，求更盡的努力的『生』，重復歸來。半月的痢疾，腹病，受盡了苦痛，艱辛，何足言，更何足數，……只償了枕上呻吟，夢中轉側的哀泣。至今尙覺腰膂酸苦；心臟怯弱，每到夜中如同負了多少的巨石，迷朦中都覺有恐怖的心緒充塞着。如我虛浮的生了二十餘歲，從不知恐怖的陰影能以追逐我自由自在的靈魂，但我要爲『自我』覓得復生的道路，爲『社會』覓到更明的火炬，我所以不會否定生活，不會向反自我反，社會的虛無路上走。——

呀，忽來了一陣急激凄緊的街道瞽目的人兒的三絃聲，打破了片

時的岑寂，由聲音中感應起我緊張的心弦。

大家庭的兒時夢影；大族制下的父親的犧牲；細雨書院中的松下留痕；浴盥時候的溫馨的午睡；書室中一年獨過的冥想生活；大明湖畔的遺思浮塵。一層層過去的心雲，不能淨洗天空，露出一輪皎潔的霽月，照徹我全身；照徹此黃昏時冥冥慘暗的宇宙。可憐留下的慘咽，興激，迸躍，搏擊，在我這弱體強志的少年的體魄中，又誰能了解？何可稱述？……

* * * * *

欣欣向榮的羣生，我羨爾的天眞渾樸，我愛爾的澹靜無爲，但我不能因爲濁酒數盃，素琴一曲，便以爲能奪去了我的人生的迷咒。牠

鎖得牢牢的，刻入的深深的，解脫不了，拂拭不去；牠使我戀愛，使我尋求，使我向無垠中奮力前走，使我向不可知的鏡中急行拍照。向榮的羣生！一杯白酒，兩片麵包，烟草吸起，登床睡覺，好麼？我也願意；而酒中已攪入砒毒，麵包中夾着沙礫，平正的木板床上也有荊棘，你如何能以安入黑甜的鄉土作『華胥國』中的人兒？

* * * * *

『人』沒有不解決；『世界』也沒有新舊，好歹，退化與進步，然而爲解決生活；爲解決如何適應生活；如何更提高生活；爲何目的而生活，宇宙雖大，事實雖萬化千分，到頭來造的，播翻的，更正的，一切的一切，總會向生來就『不幸』的『人』，——這怯懦的無

知的可憐的動物身上壓下來。假定蘇格拉底的論理話還可靠，我也爲此可憐的動物之一；便不能不由你動魄驚心，將刻鍊盡你的骸骨，蹧壞盡你的精力了。

然而終古如斯，『客亭門外路東西，多少喧騰事不齊，』世事的迴環，矛盾，是這麼樣；心靈的衝擊，馳逐，遊移，說不出，寫不好的在內面的活動，也是一樣。這是生活的外內兩方，更不必說些『創造』，『懷疑』，『實證』，『因果』的話頭了。

寧爲藕花，不作浮萍，這兩句微妙的話，方是了悟生活的眞實意義。『生』之象徵，取譬又豈在遠。就當此寂寞的黃昏中，四鄰無聲，靜如丘墓，而偶然一陣尋[illegible]的棲雞隔離尋伴；偶然我心靈中奏着

抑揚沉復的哀調時，內的衝動，外的物象，相融相洽，這迷離難解的象徵的顫影，便在搖動。

* * * * *

我昨夜夢摘商星，而今夕秋河畔便缺了一個星座；我昨夜多添一場夢影，今日在現實生活中就多餘了一個我的意識的存在。萬象如此，萬事如此，說不解他就罷了，更何苦向『管子』中尋求天地。

迷離溫柔的舊迹，都如飄雲散去，似乎無玷於晴明的太空，然而不曾經過，便可超然象外，既曾經過，便不能不留下『冥鴻』的飛迹。快的，迅忽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於一瞥的過去，看也沒曾看得清楚的，這些難於了解的……迹，但終是從虛空中飄浮過去了。不是

絕智隨情的桃木偶人，不是徒知遊心於玄默的化石，怎能不悒悒，悽悽，悠悠，……以度此不能不度——不能不想法以度的無聊歲月！

生活麼，我認識了你的面目，我又怎能用芳醪洗滌你的汚體，陶醉你的辛勞的靈魂？

* * * * *

不想也罷，只是心頭縐縐的，咽咽的，如同用蠟丸封住心腔！犧牲，破裂，融合，寂滅，怎樣的？涅槃不會把你截得住；樂園不會把你關得住，……任着牠罷？這樣刺心的矚目的，……暗裏的勢力把你降服，把你宰割，把你練形易色揚骨成灰，更找不到一所青山的住處。

不可思的遠道呵！不可求的聖靈呵，且放刀，賣劍，向空谷中去聽？足音來了！……否，是回響；終久還是有回響呵，到死的春蠶多末可憐！……

唉！不如此不成爲人類。

苦……『我』竟要何爲？

還不是似風散雨收般的人間，還不是移根換葉般的生活，『實在』，『永遠』，曾在那處種下了不朽的根苗？『解脫』，『努力』，何時在圖畫中曾被人省識？不記歸時，更何能找到去跡，不縈懷抱，更何曾覓得心痕？茫茫的，泛泛的，如此罷了，多言只多遺音，多書只多餘跡，我彳亍在這冥途中爲日已久，恐怖貪嗔的劍影刀

光，時時來割裂我，擊打我，威嚇我；從風雨的窗中逃過，從險峻的峯壑走過，從密如魚網利似霜鋒的生之流中浮沈過，——更向何處去？

而身後陰影的追逐，在時間空間中使我不得不加緊我的脚步。

爲要求『生』，便須要求與『生』俱來的『感』。誠然是不能熨平，不能衡勻，不能使如止水不波的『……，』但却又不能任其缺，任其紛，任其飄渺，任其空空的沒一個處所。嬌花不易開滿，潔月不能長明，而復榮，重圓的思想，却永留在你，我，他，有情無情的一切體與象裏。這是納須彌於芥子麼？是針孔可以穿過駱駝的必由之徑麼？使不可爲而終須『爲』，苦樂，憂愉，望與失，懷抱之中與形骸

之外，不可免的『感』的衝刷豈僅是秋葉的墮階的微響，豈僅是淒蛩的一夕哀啼！

爲了『生』不能不走此道。——

但昏黑，迷惘，待向何處去？去！終有盡頭，何必先看見彼岸。

* * * * *

如此的……烟，雲，蟲，魚，鳥，獸，水，石，草木；如此的……悲傷，歡喜，融合，齟齬，榮暢，枯槁，躍動，沈寂；如此的……綺豔，淒涼，繁奢，冷落，流轉，死滅；如此的，……解決了！你不必瞿然也不必莞然，更不必悵悵然，只是煥然，釋然的邁步前趨，苦痛蝕透了的心，鋒刃割破了的身體，——人爲甚麼來的？又焉能羌若

而來倏然而去，不留下一點印痕！——

你要怎樣踏下你的足痕？

我願隨着踏下去；——否，我願踏得更深些呢！

* * * * *

頭上一陣昏暈，連帶着記起病體的餘痛。舊跡永思尚在髮畔足下呻吟着苦聲，掙扎着牠們的生力，忽然彷彿中有個奇景的畫圖在我面前開展。

絕壁危巖上暮色暝合，毒刺的灌木圍定了四週，暗裏的恐嚇的嘯聲隱隱聽得見。巖下黑濤怒漲。鼓起了殷雷似的吼動。壁尖上獨立着一個慘淡的人兒，他在四圍的看，聽，尋覓，又在凝思，……他似乎

要在這慘絕，險絕，也可愛絕的境界中，……

如淡霧似的幻影漸漸擴大，漸漸瀰滿，罩住了我的坐位，罩住了澹澹的燈光，罩住了這初涼的秋夕的世界。

一九二四，九，十八。

偶像

古寺後的夢談之二

誰也從崇拜偶像的生活中度過來。甚麼有鬼論，無神論暫放在一邊；甚麼 Thalia，Exato 暫安置在古歷史的夾頁；但我只崇拜你，——否，不是崇拜，是供養，是尊敬，是愛，是消滅一切，復生一切，是融化一切，是將我留化於大宇宙之核心。

呵呵，不必用理智的鋒刃來切割；不必用邏輯的言語來束縛；不必用不相干的譏諷來加猜測，你是主宰者，是造化的中樞，是心頭的

『鎮扉』，是夢裏的迷香。——今朝秋雨初過，天空如罩着褐色的紗羃，到處都是寂靜空虛，只有你坐下的世界是在生躍，是在微笑，是在造化無窮的生之機能，……那怕這秋風秋雨的蕭晨，只有『你』，此外更復何求！我心圓滿，我生充實，我的不朽，……亦屬充實。

這是我從紫郁峯的最高頂處的古寺中偷來的，也可以說我從那裏將你供奉來的。記得那年：我在古寺之側的閒院中養病，每天過的寂祕的生活。大樹的合蔭，翠柏幽篁的搖曳，蒼鷹的盤空，夜鴟的哀鳴，也是秋來的氣候景色。我獨自高居於幾千尺的峯頂，每日裏與病魔作周旋，不知那個時候是我棄世間；還是世間遺棄了我一個？每日只覺得恍惚如在醉夢，悽惻如聞寒笛，雖有鳴玉的流泉，媚笑的野

花，友誼的許多鳥兒，常常在我的窗前的白雲帳外作啁啣的啼聲，但我是寂寞，不但寂寞了思想，亦且寂寞了聲，色，味，觸。因爲外界的眞實的聲，色，味，觸，於我似乎都相去很遠，引不起我愉快或悲悽的反應。一天天如在沙中臥着，飲食着，遊行着，一切皆有泥土的氣息，總是心頭悶悶，不滿足麼？我原不求甚麼的；不快意麼？我也沒有甚麼失望的，這正是說不出來的寂寞。

不記得到山上多少日子了，那日正在九月的中旬：我一早由茅窗下醒來，只聽得滴滴的清露在竹葉上作響，此外沒有任何的聲音，推窗外望但見堆絮的白雲，瀰滿了山峯中的空隙，這偉大神奇的雲海，也將我籠罩於中，看不見曉月，也看不見初日的鮮色。我恍然的不知

所可，但有迷離的感覺鎖住全身。披衣立起，卽坐在窗前的竹椅上，若夢若醒，直待日露雲消，萬象如洗的時候，方纔重行起立。身上被濕氣的潮蒸，毫無力氣，緩緩的步往茅草的簷下，便不自知的向香雲寺的路上走去。

沿路上可以引起我的興趣的只有遍地都是的野蘭花，她們有靑靑的條形葉子，在中間開着白色而雜有淡紅色的小花朵。她們或者是富有象徵的意味的，但我只有愛慕却說不出爲的甚麽？沿着鳴琮澗下去，轉過一叢竹林，便是頹舊的香雲寺。……我這是第二次重來。我對於這個古舊而破敗的地方，却有無許的感戀！去到那裏彷彿像要從那些頹垣亂石找尋甚麽東西的一般，其實，除掉叢生的榛莽與野石榴

樹以外有甚麼呢。和尙也有三四個，大部是頁穿了百衲的破衣，捻着泥垢掛滿的念珠。每天下山去隨時乞緣以外，更沒其他的人可以言語。我那一次又信步走去，到得石壘的山門時，不覺得立住了。山門對面是一所荒亭，亭上的柱子只有兩根還直立着，那一半早場倒在靑石巖下。因此原來繞亭而流的山溪，也改了流道，從場下的亭子上漫了過來；可以想見在以前的亭下溪聲必是淙淙潺潺如奏着合韵的簫管，想像那時的山僧在此秋夜必能聽得見羣樹與山溪合鳴的天籟，激越蕭微，倒可以作不寐的伴侶。現在恐怕也沒有人來聽此幽趣之聲，況且溪流既亂，聽去也不過是如風雨夜驚，使他們寂靜中以求超脫的靈魂反感到憯惻與悲壯的不安罷了。……我一邊走入山門，一邊想

着，便覺得兩眸有些酸意。

階下的青蛙爭鳴，瓦上的蹲鴟窺人，一派蕭瑟寥落的風景彷彿在空中積疊着無許的悶氣。寺內房屋錯落高下倚着山巖建築的，却也不少，但那時已是頹壞了大半，只有幾座佛殿；也是屋漏靑天。那些泥塑木雕的東西已經金彩剝落，表現他們歷刼後的悲運。我踱過兩三座殿宇，終沒見着一個人，只有在破簷下爭巢的鳥兒振翼高鳴。

後來我由一所小小的韋䭾殿前穿過，爬過了一座土山，忽然看見還有一所小小的較爲整齊的佛殿矗立在土山之後。這是我上一次來沒曾到過的地方。我想或者有人在裏面居住，可以談談這所古寺的盛衰事迹，便興奮地越過土山。……及至踏上縱橫不穩的石階，向佛殿

內走入的時候，却仍沒有人蹤，而且叢叢的蛛網罣滿了屋角簷頭，也不像有人住過的樣子。却也奇怪，殿內並沒有許多泥像，只有在灰塵封滿的舊紅漆色的木龕中有一尊不到三寸高的小佛像。我在空虛中忽見有這樣一個神奇的伴侶，便拂着蛛絲，塵土，走向前去觀察。

那實是一個奇異的神像！不過有三寸多高，是用紫泥塑成的，用金彩絢繪着一瓣瓣的蓮花座子，生動如池中放着的清香花兒一樣。神而是愷惻莊嚴，微微地笑着，牠似乎在這個寂歷空山中用無盡眼藏遍觀世間法，到頭不過在微笑之中滅絕一切。她一手當胸，一手斜垂於右膝之上，裸露着上體，臂及腕上都帶有鐶釧，當胸垂掛着五色瓔珞作成的念珠。……我曾沒見過這樣莊麗動人的佛像，更沒曾見過在這

樣小的塑工中竟能塑成如此動人的偶像！……

我在山中居住了這多久的日子：朋友是隔絕了，家庭是拋棄了，世間的榮落全似與我相離，只餘下病體的纏綿，可是我也從萬事消沈中感到孤零！因爲我不但將人間失去，而且在不知不覺中也將我的偶像失去，……我心中看見了木龕中的小佛像以後想。

誰聽我！若果然說得出這些話必定譏笑我是瘋子，是糊塗人，我又焉敢在這迷夢般的人間爭執着說我不是瘋子不是糊塗人呢！聰明的人，像我是不配的，甘心作糊塗的也好。崇拜偶像都是糊塗人作的事，你們聰明的人想來都以爲自己便是偉大崇高的偶像，須待他人來膜拜頂禮供養溫存。微小的我呀！何敢生此無明妄想！我說也可憐，

所要求得頂小。——而且並非對於他人有此要求，我不過要求我的心火時時燃燒着一點垂死的明光！但，……你們還不能給我，——否，說何夸言也似乎不配。——我只有求之於空山中頹荒的古剎，敗殘的佛殿，沒人曾來此留過誇大驕傲的足印的地方，我無意中將偶像，——否，生命的引微尋得！……萬幸！她絲毫沒有受世間的玩侮，笑語，與批評，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宇宙中的『完全』，人間世的『不朽』。……太不着邊際了，也不怕人家聽了，笑掉了互相吞食的牙齒。

片刻中思潮縈廻，末後，我自己也微笑了。……管得許多，我雖沒把『鐵鞋踏穿』，却已將我的心田走遍，今朝遇到了，我要請你的

偉靈，你的聖潔，你的微笑中的莊嚴。……一切同我去吧！

我俯首在粗木製的佛案前，想到此處，不覺得淚痕濕透了襟袖。爲悲苦還是歡愉？不知道的；但覺全身在空虛中顫動，在此靜默的自然中若有無許的神力在運行，在騰拏，在以太中旋轉摶造。……

從此後我『有』了，憂悒的悲泣中，狂想的歡笑中，寂寞的惆悵中，都有了一件鎮心的珍寶，有了一個伴我靈魂的偶像。

偶像！——我便是這樣尋得你來的！也便是這樣顚倒，留連，不能離却的！是尊敬？是愛？向那裏找出界線？融合，消滅，不過是一種盡力的形容。總之：

你是主宰者，是造化的中樞，……是在生躍，是在微笑，是在造

化無窮的生之機能，——這是我的受用！

能能，『似恁匆匆有甚心情？』怕不被人間的笑聲嚇死，——但有你在『有』我在，有我們的永生在，有此秋風秋雨的證實在，……便足以圓證一切，顯現一切，無遮礙亦無畏怖。

問？

古寺後的夢談之三

早起到陂塘，　歸來每夕陽。
得魚不自飽，　辛苦爲誰忙？

——藏醇士——

人爲欲望而生活，下一句轉語卽從重重網羅中力求滿足的實現。滿足麼？這恰像『一天秋意無人領……』的詩句，不是沒有人願領；只是蕭索寥冥；如同宿雲微陽中的凝烟，收攏不來，把捉不到。

耶穌在十字架上並不曾懺悔前非，拿破崙在荒島之中也不曾戢其雄心，李太白當醉後捉月死於江心而始終不能戒酒，羅蘭夫人敢上斷頭台究竟不能禁得住她的靈魂尙要求自由。爲滿足而存在，爲塡平不滿足的坎窞而奮進，死滅而不悔，……因爲他們已找到滿足的足印了，而且亦曾踏過。

爲個體麼？還是爲宇宙？——太狹小了，又太廣大了，『爲月憂靈，爲書憂蠹，爲花憂風雨，……』多事，但爲求自我的生，及一切個個的自我的生之奮進，聯合，不能夠不多事；你縱使心頭上如雪融過的澄澈，如鏡照過的清明，但滿足的具有誘惑的魔口，是露出牙齒噴發出灼熱的氣，向你要求食物的，——固然『多少是好』。

山不可移而世間竟會有愚公，水不可斷而竟有切水的利刃，莫說不可，牠已在你身後大笑。因爲牠正如浪漫文學中所述的飛仙似的，如果你不駕着有色彩的雲霧驅逐着牠前行，牠自會有且在山腰眠上一晌的本領。……過了這一時你再遇到牠，牠必要拿出冷冷的面孔對你，使你不歡迎的話兒來打訕你，你不能同牠去遊歷所謂大山名川，放浪於一切之外，而你那內在的魔鬼，就要嚙碎你骨骸了。

是的，我們感到空洞，感到悶損，感到一切都在不可了的行程中盲目前進，然畢竟如何好呢？誰知道？『爲甚麼你坐在那裏並且只在嬾嬾的遊蕩中彎弄着你的手鐲兒呢？』（註一）誰知道？『……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註二）是爲的那一椿？你要挽回這樣的恆

忡狀態，只有兩條路：一種是放棄，頹廢，拿出了天坍有我頂着，地陷有我接着的態度，我躬不閱，……所以且飲酒，且歌舞；又一種是作，是忙，是想用某一種衝動佔有我的身體，以及我整個的意識界內的活動。——今年夏日，振鐸給了我一封信，內中有兩句話：『生活本來沒有意味，只是喝白開水，……惟由工作中可以找到意味。……』這是我們幾年來共同而且堅持的主張，任人家批評我們看不開，任人家說我們是不自達，——也正自管不了許多。但我總認定這是在𡝂𡝂的游蕩中走，回家去的一條道路在無語相覷，無可如何中一個比較可以解決的方法。

路在那裏，方法也在那裏，任憑聰明的人們自走自找，也許更有

些寬廣的路，更適意的方法，那我們便理會不了許多。

若果然能逃得出『我』的狹籠之外，我們便無妨高唱靈魂的解脫，不然的時候，一個鳥兒啼，一片葉兒飄落，一朵玫瑰花開放，便都是『我』的事（註三），『我』并不是單個的東西，可以分切開的東西，可以丟在曠野遺棄於黑暗山谷中的東西，牠的暗影的翼幾乎包盡了宇宙，除非是世界盡日，牠纔不會發出淒鳴的哀音。……既然不能同牠恩斷義絕，不能同牠離婚，或者作死刑的宣告，那麼，無論有何痛楚，我們不能不忍受吧！不能不從忍受中求生活吧！

『袈裟未着嫌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誰教我們一生下之後將各色的袈裟穿起來呢！誰教我們『我生不幸』，卽早早的披剃在蓮台

下呢！但你要知道：蓮台座下是沒有蓮子吃的，要吃還須你向蓮池中自種，自摘，自已受用，一切事，一切法，那有不從創造中獲得。生活只是如此，只是在掙扎中，呻吟中，去找到創造的鑰。其實牠又何嘗扃鐍得嚴密，封固得牢實，只須你不要只知閒着弄手鐲，不要『更無言語空相覷』便已足了。

並不須說甚麽創造衝動是世界文化的基礎，也不消說工作是自己及鄰人們利益的自决，就只當消遣來談談吧。爲『閒』纔去消遣，這眞是笨伯，消遣的意思還更廣泛更深奧呢。工作與遊戲本沒有很清的界限，工作之本身，何嘗不是消遣的變形。假使科學進化，一切都不費人力，如同理想家所說的一樣，所有飲食，工具，都能用機械來代

替，政治及一切人類的活動都化為簡單而無庸費力。既能夠如此，然則我們可以冥目一想到那時候是不是還需要消遣？……回過頭來的話，由委溯源，這纔找到消遣的本義。我們為甚麼要從『閒』中消遣？有『閒』時方可以有消遣的方法？如果被善滑稽的淳於髡聽了我這夢中的夢話去，他的冠纓恐怕要作第二次的斷線風箏。

為滿足，我們不能不多事；為消遣，我們便不能止於喝白開水。徒響着手鐲，徒楞楞相覷，豈不無味，豈不難過！

甚麼修齊平治的思想，先讓牠夾在松墨之香的書頁中。

甚麼民胞物與，一日不作工卽一日不得食的話，暫且不問。就在『我』字上講，我們要將『閒』這件外蓋繡花內有草包的枕頭送與誰

去作沈醉的香夢？

一九二四，十，一日。

（註一）見太戈兒園丁集中。

（註二）宋人詞句。

（註三）梅德林克的戲劇中的話。

血梯

中夜的雨聲，眞如秋蟹爬沙似的，急一陣又緩一陣。風時時由窗櫺透入，令人驟添寒慄。坐在慘白光的燈下，更無一點睡意，但有悽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頭衝撞。回憶日間所見，尤覺愴然！這強力陵弱的世界，這風瀟雨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爭鬥的人生，……眞如古人所說的『憂患與生俱來』。

* * * * *

昨天下午，由城外歸來，經過宣武門前的橋頭。我正坐在車上

低首沉思，忽而塡然一聲，引起我的回顧：却看幾簇白旗的影中，閃出一羣白衣短裝的青年，他們脫帽當扇，額汗如珠，在這廣衢的左右，從渴望而激熱的啞喉中對着路人講演。那是中國的靑年！是熱血騰沸的男兒！在這樣細雨陰雲的天氣中，在這悽慘無歡的傍晚，來作努力與抗爭的宣傳，當我從他們的隊旁經過時，我便覺得淚痕暈在睫下！是由於外物的激動，還是內心的啓發？我不能判別，又何須判別。但橋下水流活活，彷彿替寃死者的靈魂咽泣；河邊臨風搖舞的柳條，彷彿惜別這慘淡的黃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門內，我在車子上的哀夢還似爲淚網封住，尙未曾醒。

我們不必再講正義了，人道了，信如平伯君之言，正義原是有彎

影的，（記不十分清了姑舉其意）何況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獸道橫行，憑空造出甚麼『人道』來，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卽。』我們眞個理會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鐵，與燦爛的血呢！平和之門誰知道建造在那一層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無梯而登麼？我們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門下歇一歇足兒，我們只有先造此高高無上的梯子。用甚麼材料作成？誰能知道，大概總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無血液，你攀上去時一定會覺得冰冷欲死，不能奮勇上登的。我們第一步既是要來造梯，誰還能夠可惜這區區的血液！

人類根性不是惡的，誰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殺害昆蟲，看牠那欲死不死的狀態便可一開他們那天眞的笑顏。往往是猴子皮氣發作

的人類，(豈止登山何時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的話，並非苛論。隨便殺死你，隨便制服你，這正是人類的惡本能；不過牠要向對方看看，然後如何對付。所以同時人類也正是乖巧不過，——這也或者是其爲萬物之靈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個柔弱的婦女，是個矮小的少年，你便爲怒目橫眉向他伸手指，若是個雄赳赳的軍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網羅中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卽連瞪眼的怒氣敢形諸顏色者有幾次？只有向暗裏飲泣，只有低頭賠個小心，或者還要回嗔作喜，媚眼承歡。恥辱！……恥辱的聲音，近幾年來早已迸發了，然而橫加的恥辱，却日多一日！我們不要只是瞪眼便算完事，再進一步吧，至少也須另有點激怒的表現！

總是無價值的，……但我們須要掙扎！

總是達不到和平之門的，……但我們要造此血梯！

人終是要忼厲，要奮發，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風雨聲中，十字街頭，終是只有幾個白衣的青年在喊呼，在哭，在揮動白旗嗎？

* * * * *

這強力陵弱的世界，這風雨如晦的時間，這永不能避却的爭鬥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進，激發，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導一切了！……無論如何，血梯是要造的！成功與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聲還是一點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裏傳過來的柝聲，偏在這中夜裏警響。我扶頭聽去，那柝聲時低時昂，却有自然的節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來』的音樂！

一九二五，六月五號夜十二點。

……在囚籠中的苦悶

火車經過了北門外，便一眼可以看盡中夏之晨的畫圖了。極目如繡成的稻田，都抽出尖嫩的芽子，在初曉的晴日中臨風搖颭，如同植立着萬千個黃金塗成的箭鏃。稻田旁邊有幾十片數畝大的荷塘，那亭亭吐香的白花蕊兒，雖是不在月白風清的時候，卻也清絕得可憐。花瓣上圓圓的鮮露，正在往下流滴，這時天剛破曉，所以一點也覺不得煩熱，只有似輕紗似絲雨的晨烟，籠罩着此靜美的野景。火車由道上飛一般的過去，那兩旁的綠絲斜拂的大柳樹，便紛紛向後退却；我俯

在車窗上回望去，只見長的短的柳絲交織在一起，如遠望細美生動的油畫。農人家起身的分外早，這時在田中道旁已經有了披簑赤腿的影子了。有的在泥水田中工作，有的在荷塘中划着小圓划子向碧綠隱人的荷葉下取藕摘蓮蓬。遠遠地也似乎聽見他們的語聲，他們是在說今年田中的收成？或是說藕菱的肥大？不便是討論官家的租稅？與清晨的趣味？那裏聽得出，但看見他們很辛苦的做工，誰又知道他們靈魂中有無苦痛，能否也有我們靠了硬椅吸着紙烟，坐在車窗內來偷閒賞覽風景的心思？

此條路我自小時來回的經過，獨有這片地方的風景，眞如百讀不厭的舊書；無論是蕭疎的晚秋，霜雪凄寒的冬日，每看見這處令人可

愛的地方，便不覺得悠然！

然而在『悠然』中的感想，並不簡單，也絕不是欣欣的臨賞。悠然中正包含了無可如何的淒惻，迅逝的，現實的悵歎，以及風景與身世二者相合而織成的幽思。我每每覺得在旅行中是最好用思力的時間；也是觀察一切的機會，一個背行李的紅帽脚夫，一塊被送行者遺棄的花片，都覺得有深長的意味。在家時，在工作繁重時，只覺得疎懶的疲懶，紛忙的煩惱，有時取過報紙來往往看見上邊的字影正作跳舞，執着筆兒便覺得手腕筋肉的痠痛，然而在旅行時不論是安臥在華美的臥車，或是風雨中的孤篷之下，也不論是冰雪嚴寒的冬宵，或花笑鳥啼的春晚，總以為能夠分外使精神振作，而感官也較平時敏銳。

而所以如此的，便是能以常常有『悠然』之思的動力的原故吧。

將時間來比作人生：則初朝與向晚都各有其生發的美麗，與安靜的趣味。記得這是一部甚麼不著名的書上所寫的。所以我最愛在凌晨中的遙眺及薄暮時的徘徊。這時我坐的這輛車內人數尙不多，不過是些中等的商販，與一小部分走道的學生，除此之外便是工農打扮的勞人了。我自己坐在一張木櫈上，雖帶了幾本新小說也懶得看，只是注目着窗外的清景，惟恐有失似地呆看。

車到了北門外東偏的石橋上，我分外留神：看那朝露淡冪的山色，看這碧草下覆中的流泉，以及那斜斜的竹籬，樹蔭中隱約的茅舍，都依然如舊。但在不自知中便記起幾年前在此所做的舊詩句子：

『不合樽前商去住，碧塘柳外月如弦』，便不免更添一分惆悵！所以火車雖然遠離了這野中的石橋，但我的心似正漂蕩在一種甜軟與辛苦的味感之中，分不清是甚麼味道，只有『春去秋來，客思茫昧』的心緒擁上心頭！

『起起！……狗嚷的！敢不講情理？……這小子！……』忽的一陣吵嚷的聲音在車內打起，緊接着手掌着在厚重的腮頰上的聲，劈拍作響。我不由地回頭看去：原來新由後面車中走來了兩個沒帶制帽穿了灰衣的壯士——一個滿臉粉刺紅鼻頭的魁梧漢子，提了一個重重的包裹，正在引導着身後的三個婦女找位子坐。而那一個更年輕的，後腦骨平平的，中等身體的，卻正在用手掌向左邊位子上的一個五十來

歲的鄉下人打耳光。

經過了一陣喧嚷之後，那位糊裏糊塗的鄉下人終於背了搭褳向後面走去，立在車外了。我很替他擔心！恐怕他要生氣大了，投下車後，但他還只是楞楞地向車裏瞧熱鬧，彷彿不知他的厚重皮肉上曾嘗了新肉刑的趣味是的。那少年的壯士也終於將三位婦女安置在兩個對面的木櫈上，他卻一邊掏出尺許長的醬紅色的大摺扇，很驕傲地怒扇着；一邊便挨着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婦人緊靠着坐下。而給他們開路的紅鼻頭的健者，卻還沒有地盤，他瞥見我這邊兩條櫈子上只有我一個人，便迅急地走來，突然坐下。他那肥大的軀體幾乎堆滿了一櫈子，他又將腰中的刺刀摘下，用力的擇在櫈子上，回過臉來向我反看了一

眼。在一瞥之中，我受了他眼角上的紅絲的射光，不禁慄然！但同時還是裝做悠然的樣子。

車上的人的語聲似乎低了好些；一時也淸靜了些。那邊車內的黃色制服的護車軍士提了槍桿向這輛車內看了一眼，便向後面查車去了。

自然的，將我向外瀏覽風景的眼光轉向車內來了。那幾位婦女正坐在我的對面，也不過相隔有四尺多的距離。一個四十多歲的肥胖太太，梳着明亮的頭，圓髻上有幾枝金光輝耀的簪子，穿的白細的夏布短衫，腰，襯都很瘦窄，在寬博的胸脯當中，緊突出一對膨漲的乳頭。她似乎是很自然的與少年壯士調笑，又似乎她是這三個婦女的領

袖。白肥的面部，汗滴不住流下，一把花綢邊鑲好的芭蕉扇子，也不住的揮動。靠在他下首的東窗下，怯怯的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一看便知是新從鄉下帶來的姑娘，而加上妖艷的裝扮的。她那枯黃的面皮，凸出的眼睛，瘦怯的身材，一看便知是個遺傳及營養不良的女孩子。她似是坐在一個奇異的新囚籠中，用她那流動的眼球向四下裏偷望，有時偶而看看窗外的風景，及至那胖婦人向她注視的時候，她便自然地低下頭來。粉紅的紗衫，居然是肥袖口，花結的紐扣，從薄薄的紗衫下面，映出血紅色的背心。看她如同做預備新嫁娘的裝束似的；或是她的態度也是在羞怯之中有幾分糊塗，在天眞之中含有無限的恐怖。三個婦女之中以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爲最活潑。一

付珠長墜子，在兩個小小的耳朵上不往的搖動，高高的顴骨，與尖薄的嘴唇上滿塗了鮮紅的胭脂。一身深灰色的衣褲，下面穿了綠色的花天足鞋子。她的兩條腿兒一會兒橫在欖子上，又一會便有意無意地放在那少年壯士的膝蓋上，有時故意將寬寬的袖子揎起露出肌肉很充實的臂部。指畫着向壯士說笑。但那眞的是一位壯士，腕部的粗血管，大而圓的眼球，右眼角上不知是在那個地方與人拚命後的記號，——一道斜露的傷痕。過了一會，這位彷彿久慣的，妖嬈的少婦，用她那藏有指垢的纖手向壯士的大腿部按撫着，於是壯士的面部顯出性的表現的強笑了。

轉眼向我對面的健者看去，他正在從衣袋裏掏出鑲金的大木烟斗

在那裏吸，發出強烈的烟草氣味，害得我時時咳嗽。

他像是很威嚴的，又像是努力要保持他那軍人的神聖態度。所以他對於那些婦女甚至連頭也不回，這不由的又使我由慄然而變爲肅然了。

『你！…幹嗎去？…那裏下車？你！』他竟忍不住這寂然相對的空虛向我問訊了。

『是的！…到T地去。你們到那裏去？』我揣想着用這樣不亢不卑的聲口答復。

『俺們到，…去，去塡防。俺是砲兵第五營的正目，他，（他囘手指着）是帶了妻小去的。你別瞧他，是排長，可是不跟我一排。

你沒聽他的口音，他是關外人。好哩！眞打的好槍，比咱們可強多了。……』他似乎有了說話的機會，這種誇揚的，自重的談話是不容易聽得的。

『久仰！久仰！貴軍的名譽很高！了不得！……』

『先生，……哼！在這個爲時候，幹嗎都是「一節骨把兒」，誰敢想長久！……吃糧的塡防最好：到了下縣裏，鄉鎭裏，吃喝都現成，人家也格外看得起。……說來你老別笑，咱們的妻小連知事紳士的太太奶奶們都好好的一例招待，況且地方上有現成屋子，綢緞有現成舖子。……』

我覺得這位大漢黧黑的面孔上，這時充滿了特異的趣味的表現。

他『先生』『你老』一陣的稱呼，我也知道談話漸又有相近的機會了。『那自然，兄弟們風裏雨裏，爲國，……爲家，人民有納稅的義務，……你老總可懂！便有供給的「應該」罷！……那位，……那位太太，是貴友的太太？……』我自己說這幾句話，實在不知『應該』如何說法了。

『你問新太太嗎？…還，…還沒過門，那位穿紅衫子的姑娘就是，…就是，…她是鹽城的鄉下人，皮氣眞好，成日裏沒言沒語。…那位…靠着她坐的，…便是她媽。…』

眞出我揣測之外，那末那位二十餘歲的婦人呢？他沒有說出，我也不能多問了。

『你沒有見過開火吧？』這位健者放下烟斗，引誘般地問我了。

『那兒！……』

『好玩！你看他那快做新郎的人頭上的傷是一刺刀，……山海關外，厲害哪！我被炮轟暈了兩次，一回墜在泥溝裏，一回由小山上滾下，連鼻腔都跌破了。……』

『同誰家開火？……』

『……直，……大概是記不得了，……總之他媽混打！』

我同時也幽幽地隨了這位中國的健者笑了一笑。

『千里姻緣一綫牽。』他又渾渾地說了：『眞走運！我那兒弟不是那一場還得不了這個漂亮的小媳婦兒！……老實說，不嘗她，連我也

快活快活…唉！你笑甚麼？…同那個她，…』他說時回頭向那位胖婦人一笑，那胖婦人卻似愛似嫌地把嘴斜撇了一下。

他這樣斷續的解釋，使我漸漸明白，可是同時也有無許的疑團，然而這位健者又說了：『吃，喝，吹，之外，人情不能免的，還有一層，這事兒與俺們的槍彈一樣要緊，…你猜？』他便哈哈笑了。

『王道，國法，都不外乎人情，你聽說鼓兒詞上的羅成是好漢子！然而也有好幾個媳婦，對吧？先生：那朝的皇帝沒有三妻六妾？你聽過戲鳳？小梨花唱做的眞上勁，他那雙腿兒這麼軟和，當跪在正德老皇爺的身上的時候。…』

末後我們簡直大討論其戲劇，慚愧！我只有信口亂說了。

車到了陶村，許多喊賣瓜片，燒餅，蘋果，花生的聲音嚷成一片，他們也下車了。仍然是同我們對面坐着的健者，提了巨大的皮箱，在頭裏開路。但人多了，他卻拉着那位胖婦人的右手，在幾乎短過肘部的袖口外很明亮的一付黃色的鐲子套在胖婦人的丰圓的腕上，但鐲口似乎過小，婦人的腕部太粗，便僅僅能套在『寸脈』的地位上。鐲子看似很重，也不是近時流行的花紋與式樣。

健者向我笑點了點頭，並且在匆忙中還向我行了一個舉手禮。我很客氣的祝他『一路福星』。胖婦人走在前面，而妖嬈的少婦卻緊貼着那位少年的壯士背部。她口裏喊着『揉死人』的聲音，壯士捏了捏她的肩頭，她便撫住胸口扭扭地走下車去。但那紅衫子的瘦弱小姑

娘，終於沒敢抬頭，也沒說一句話，只用雙手拿住一個沈重的皮匣，隨在後面。

這時已近正午，車站旁邊的蟬聲正在噪鳴。不久汽笛一聲，車輪便緩緩地移動又上了牠的長途。這只是毒熱，只是增加人苦悶的天氣。淸曉時的晝圖看不見了，芬芳的荷香，搖曳的柳絲，一切空淸的風景都變爲熱塵涌起的大道了。

我仍然在櫈上獨坐，同時心裏頗懊悔不應向那碩大而有點楞氣的健者打誑話！『他也是一個人！』但心中卻早有無許的煩感了！尤其令人惋念的是那對面車廂旁的紅衫小影！

他們走了，都走了，所有的慄然，肅然，的心理固然沒有；而在破曉時外覽風物的『悠然的念頭』現在也全頹散了！

似乎在毒熱的空氣中所留與我的不是惘悵，不是眷戀，不是趣味的與風景的感動，只有一片凝定住的『苦悶』！……也如坐在不通氣的人造的囚籠中的『苦悶』！

十四，八月十二日。

海濱小品

夜遊

南海岸上的大飯店的琴韻悠揚中。我們逍遙地向海濱走去。微挾涼意的風吹着紗衣，向上面捲起，頓有毛髮灑然之感，並無一點的汗流。在散雲中的月色，倘一閃一藏地露出她的媚眼。道旁西洋女子的革履聲登登的走在寬潔的路上，來回不斷，時而一陣帶有肉的香味從臨街的紗窗中透出，便令人覺得這是近代的濱海都市的嬌夜了。

到棧橋的北端時，人語漸稀了。沿海岸的石闌外的團松，如從戰壕中出隊的戰士似的，很有規律的排立在一邊。濤聲也似乎沉默着，來消受此靜夜，沒有多大的吼聲。月嬌嬌地，風微微地，氣候是溫和而安靜，人呢，正在微醺後來此『容與』。

及至我們走上那長可百數十米達向海內探入的棧橋時，陡覺得涼意滿胸了。上有淡明的圓月，下臨着成爲深黑色而時有點點金星的闊海。時而一陣陣的雪堆的白綫掠上灘來。四週是這樣的靜謐，惟有囘望的繁星般的樓台中，時有歌聲人語，從遠處飛來。

『我就歡喜這裏，又風涼又瀟脫』。我的表兄C說：

『地方眞的不壞！就是這樣幽麗，溫靜，而且濱海臨山的異樣的

小城市，在全德國中也找不出兩三個來。……」陳君接着說。他是位新從德國學醫回來的博士。

棧橋的北段，是用洋灰造成；而南段却係用長木搭成的。當我們走上北段時，便聽見前面有兩雙輕重相間的皮履聲在木製的橋上緩緩地走着，因爲他們談着話直向前去，我一個人便落後了。我憑着鐵索向下聽那海邊的水聲，有時也望一望南面的海中小山的燈塔，全黑中時有一閃一閉的紅色燈光，在水面晃耀，便似含有豐富而神祕的意味，耐人尋思。

我正在撫闌獨立，正在向着蒼茫中作無量尋思時，忽而在以前聽見的履聲由木製的橋南段走到了我的近處。在月光之下，分明的兩個長

身的影子是靑年男女二人，正並着肩緩緩地向北面走來。

『不必尋思吧……你每逢着到這裏，就想起那個孩子，一年半了…！』穿了淡灰色甚麼紗長衫的男子，側着頭向他那身旁的女子這樣說。

那位白衫灰裙，看去像是很柔弱的女子，却不卽時回答，只幽幽地向海波吐了一口氣。

『實在可惜。想你自從同我，…以後，有這樣的一個孩子眞不容易！也難爲你天天分出工夫來去餵乳，可是死了，……算了吧，這麼長期的憂鬱如何得了，橫豎也乾淨。……』

『人不下生纔乾淨呢！早要各人乾淨，何苦來先要我們。你只曉

得，……我甚麼心也沒有了，……』女的幾乎是哽咽的聲音，略帶憤然的口氣說。同時她也立住在棧橋的中央，向遠處凝望。

男子默然了，過了一會却又申述一句：『咳！你還不明白，若是孩子生時，看作若何處置？你呢，受累終身，誰有地方與他，人家還不是說是私生，……』

『甚麼；……哼！……』女子緊接上這三個字便一摔手向前走去，男子便也追着向北邊去。在她的後面，彷彿說些話，但濤聲與風聲相和，我立在前面便聽不出來了。

過了有半個鐘頭，我們同來的伴侶又走在一處了。三人足聲踏在細砂的坦道上，沙沙作響。月亮已脫出了雲罅，明懸在中天，道上已

沒有許多行人。

陳君說：『爽快得很！可惜這月色倘不十分乾淨。…』

『月亮不出纔更乾淨呢。…』我接着說。

『雲君，你說的甚麽話？』

我沒有理由答他，便默然了。只有遠處的浪花濺濺作聲。

笑逢

『沒見向那裏當尼姑去？…橫豎逃不出命去！…』

『不要難過吧！好好的，你看，你要哭了，哭哭吧！怎麽今天臉還沒光？昨兒晚上睡得很遲吧？』

『兩點了纔睡覺。不是過堂來了麼！……』她口裏慢慢的說着，便將鬆鬆地的辮髮側在一邊，屈了右肱將薄紅的腮頰向文蓆上貼着，現出嬌小柔弱的女孩兒凄然的嬌態。她接着歎了口氣，但那是極微細，不留心還聽不出是在吁氣。她便幽細的唱道：『思想起老爹娘！……』的皮簧腔調，然而也只是這一句，在悽惋的搖曳聲中便咽住了。即時她的圓弧形的眼瞼下，水汪汪地，彷彿如冰浸的精珠，明亮而玲瓏。

『她又不打你，還算好呢。你真是小孩子！來，我同你說個笑話：——聽着，一個姑娘買了一個玻璃球，又明麗、又柔潤。有一天她在水池邊遊玩。看着水色異常的澄鮮。她便將玻璃球放在水中。……』

『以後呢？』她側仰起面來看着我，帶着有趣的疑問的意味。

『以後玻璃球被水裏的魚吃了下去，後來這魚被海裏的王后老蚌拿住，將球放在她的宮殿裏，成了夜明珠。……』

『你陶嘴！我不信那小姑娘就不去撈回嗎？……』她輕輕地打着我的手臂。

『誰說不是。一天小姑娘去與蚌王后交涉的時候，蚌王后說：「這也可以，倘若你把你的眼珠挖給我，我便還你那夜明珠。」小姑娘着急了，便哭起來。那知她這一哭，一滴一滴的淚珠全滴入海中，那些蚌王后手下的蚌宮娥，蚌公主等，都各人將這位小姑娘的淚珠拾起，懸在屋子裏，也都成了些小夜明珠，珠光照耀着全個的海，連海水都通明了。小姑娘這纔明白過來，咬着牙道：「早知這樣，我連一

滴眼淚都不掉下來的。」

她初時正用花絹抹着眼角，聽這段故事聽完了，她便將花絹一丟說：『你眞會！…』說着便要堵我的嘴，我便握着她的手道：

『說笑話呢。不，你又要哭了，我又不是蚌王后。…』

她便幽幽地強笑了一笑，重復半倒在床上，她那腰下的紗衣摺起，她也不管。

傍晚的海風由窗幕的紗紋中吹過，分外淸爽。將床頭上的茉莉花穿成的髮押的濃烈香味散開，滿屋子裏全是花香了。她終是不歡，躺在床上，我也無聊地只靜靜聽窗外喊賣『愛司光來姆』的聲音。案上的帶翅子的安琪兒式的小金鐘，不遲不快的走着，除此外只聽得隔室

的笑語聲了。我便將頭靠在軟枕上，握住她的左手，沒得話說。

『你幾歲來的？……』忽然我有了問話的材料了。在這個幽沉的時間裏。

『七歲吧！記不甚清楚了，總是在這種年紀。』

『你是由那裏來的？家呢？』

『是T地方，……』她似乎更觸動鄉思了，這句話答得沈重而微細。

『噯！還是鄉親呢，……你家裏還有甚麼人？……』

『管呢，有爹，有媽，有兄弟！……』

我便不再敢往下問她了，其實也是不願再往下追問！我在這片刻

中只覺得一陣淒切的心思，將一切滅却，執她手的右手，也有點微顫。

沈寂了一時，反是她坐起來，用手掠了掠額髮道：『你看我養媽要去當尼姑呢！她說是看破了，甚麼也不願意，只要我能養活她，她便在家修行。……』

『為甚麼修行要在家裏？』

『她說到山裏，或是縣裏的尼庵中去，更不清靜。那些姑子們橫豎夜裏不在家，她去過的便又回來了。所以要這樣，誰知道她是有甚麼心思？昨天發落了我半夜，嫌我待她不好！……』

『你也別太糟塌自己了！還是先忍耐些，你養媽容易將你養這麼

大，恐怕她也不肯虐待你！……你還小呢！』

『鬼混！……我一心想學戲，你聽過碧雲霞嗎？……上次來這裏唱，我天天去，我看學好了戲眞自在，……』

『你不是學過嗎？』

『那不成，那不過是念着詞隨便喊幾囘兒，還沒有上胡琴呢。……』

我們又沒有甚麼話再說。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胛下面，我覺得溫熱。她有一雙明麗的眼波，與彎秀的雙眉；但在眉際中隱含着不盡的淒涼與感懷。我正在端詳着她，她也時時向我轉盼。

驀地竹簾響了一響，進來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婦人：短短的身材，流利的眼光，白白的皮膚，這便是她的養媽了。她進來時，一邊

口裏喊着：

『笑鳳不要任性，看爺多好！……爺，你瞧這個孩子只是執謬呢，可是有好心眼，不會照應。……』

我便起來與她照應了一會，不久那屋子中的張君與王君都過來了，又不久在燈光下我便同他們走出。

『再來呀！』笑鳳也照例的說了這一句，但她却低頭進去了。

我獨自走在海泊路的石坡上，淡月流銀，照着道旁的樹影。回頭下望，隱約中還看得見黃昏後的海光。但我走得太慢，心上如同有點事懸懸着，看見月亮青白色的光，如同作世界上一切哀思的象徵似的。直待到大禮拜堂的鐘聲敲過十點，我方𡡉𡡉地從海濱的小路上踱

回我的寓所去。

秋林晚步

『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茲亦何早，已聞絡緯鳴。迴風滅且起，卷蓬息復征。……百物方蕭瑟，坐歎從此生！』

中國文人以『秋』爲肅殺凄涼的節季，所以天高日廻，烟霏雲歛的話，常常在詩文中可以讀到。實在由一個丰縟的盛夏，轉到深秋，便易覺到蕭凄之感。登山臨水，偶然看見清脫的峯巒，澄明的潭水，或者一隻遠飛的孤雁，一片墮地的紅葉，……這須臾中的間隔，便有『物謝歲微』，撫賞怨情的滋味，充滿心頭！因爲那凋零的，掃落

的，騷殺的，冷靜的景物，自然的搖落，是悽零的聲，灰淡淡的色，能夠使你彈琴沒有諧調，飲酒失却歡情。

『春』以花艷，『夏』以葉鮮，說到『秋』來，便不能不以林顯了。花欲其嬌麗，葉欲其密茂，而林則以疎，以落而愈顯。茂林，密林，叢林，固然是令人有蒼蒼翳翳之感，然而究不如禿枯的林木，在那些曲徑之旁，飛蓬之下，分外有詩意，有異感。疏枝，霜葉之上，有高蒼而帶有灰色面目的晴空，有絡緯，蟪蛄以及不知名的秋蟲淒鳴在林下。或者是天寒荒野，或者是日暮淸溪，在這種地方偶然經過，楓，桕，白楊的挺立，樸樕小樹的疲舞，加上一聲兩聲的昏鴉，寒蟲，你如果到那裏，便自然易生悽寥的感動。常想人類的感覺難加以

詳密的分析；卽有分析也不過是物質上的說明，難得將精神的分化說個詳盡。從前見太侔與人信中說：心理學家多少年的苦心的發明，恆不抵文學家一語道破，……所以像爲時令及景物的變化，而能化及人的微妙的感覺，這非容易說明的。實感的精妙處，實非言語學問所能說得出，解得透。心與物的應感，時既不同，人人也不相似。『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卽合起古今來的詩人，又那一個能夠說得毫無執礙呢？

還是向秋林下作一遲廻的尋思吧。是在一抹的密雲之後，露出淡赭色的峯巒，那裏有陂陀的斜徑，由蕭疏的林中穿過。矯立的松柏，半落葉子的杉樹，以及幾行待髡的秋柳，……那亂石淸流邊，一個人

兒獨自在林下徘徊。天色是淡黃的，爲落日斜映，現出淒迷朦朧的景象，不問便知是已近黃昏了。……這已近黃昏的秋林獨步，像是一片淒清的音樂由空中流出。

『殘陽已下，涼風東升，偶步疏林，落葉隨風作響，如訴其不勝秋寒者！……』

這空中的畫幅的作者，明明用詩的散文告訴我們秋林下的幽趣，與人的密感。遠天下的鳴鴻，秋原上的枯草，正可與這秋林中的獨行者相慰寂寞。

秋之淒戾，晚之默對，如果那是個易感的詩人，他的清淚當潸然滴上襟袖；如果他是個少年，對此疏林中的暝色，便又在冥茫之下生

出悃悵的心思。在這時所有的生動，激憤，憂切，合成一個密點的網子，融化在這秋晚的憧憬的景物之中。拾不起的，剪不斷的，丟不下的，只有淒淒的微感；……這微感却正是詩人心中的靈明的火燄！牠雖不能燒却野草，使之燎原，然而那無憑的，空虛的感動，已竟在暮色淸寥中，將此奇祕的宇宙，融化成一個原始的中心。

一切精微感覺的迫壓我們，只有『不勝』二字足以代表。若使完全容納在心中，便無復洋溢有餘的尋思：若使牠隔得我們遠遠的，至多也不過如看風景畫片值得一句讚歎。然而身在實感之中，又若『不勝』，於是他不能自禁，也不能想好法來安排了。落葉如『不勝』秋寒，而落葉林下的人兒，恐怕也覺得『不勝秋』了！況且那令人眷念

悵尋的黃昏，又加上一層凋零的騷殺的意味呢！

眞的，這一幅小小的繪畫，將我的冥思引起。疏言畫成贈我，又值此初秋，令人坐對着畫兒，遙聽着海邊的落葉聲，焉能不有一點莫能言說的惆悵！

『子愷畫集』之一頁

我們的青春漸漸似流水般的逝去，這在一般憧憬於青春享樂的人已經覺得是莫可言說的悲傷！誠然『朝露易晞華葉先凋』的豫感，由物體的變化，聯結到自己傷逝的心情，容易使人有說不出悔不及滋味，但青春究竟曾遺留於我們以追念的幻影，與熱情的夢痕；這過去的經驗多分是有自作的主張，主觀的追求，雖然有幾個人在花初開月未圓的可寶愛的時期裏不是衝突，混淆，隨意想摘碧空中的星星，想尋覓大海中的珍寶？錯誤不能免，激劇不能免，忽願升天忽而墜地也

不能免，至如狂歡大笑，沈醉，放言，更是青年的心理與生理的自然現象。這在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可以略知其中趣味。回想起來只不過是『當時見慣渾閒事，過後思量儘可憐』而已！（恕我！說這樣多少帶有頹廢氣的話。）若再追溯到童年呢，相形之下還不是如同『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卽』，糢糢糊糊的經過一瞬卽逝的心情，那不管不顧，無人無我（自然這話也有些界限）的意味，我們試一回思當作何等觀！恢復不能，感慨不對，追悔大可不必，與青春的光景相比更當如何？牠還有自動的衝發的意志，還有專爲的啓發的情緒。而童年呢，紙樣的白，水樣的清，冰樣的透明；月移花影風流浮雲的自然意趣，與有所爲而爲的青春相去還遠呢。不要說與『哀樂易感的中年』

相提並論，眞有碧霄與黃土的距離。

常聽見所謂詩人的囘思的歌聲，常聽見老人訴說幼小的故事，但過去的究竟須付諸東流，是一個莫可挽囘的損失。而人的靈性却總拋不下已往的惆悵與躊躕！

我們的童年的玫瑰色的光陰早已與現在紛擾困忙的生活隔離了，去遠了！眞的，使你終天的如同追戀的囘憶，使你終夜如同中了愛箭的詩思，所遺留的有些什麼，不過是心頭上莫名的悽惋而已！

假使我們自己不自以爲是忙於生活的人；是盲目的探求，那不可知的知識的人；更不要以爲我是學者，志士，時代的先驅，了不起的文藝家，（算了，這些話說來也夠乏味了！）那末，你把你沈浸於欲

的希求，蒙蔽於知的憧憬的心，與你的或鄰人的幼兒的心合而爲一，去鑑照，去尋求那一種純粹天眞的靈感，坦白自然的趣味，你將有甚麽解語？

一本子愷畫集在鋪了藍毯的案頭平放着，亂置的書册，筆墨，各在無秩序中靜默着，以待主人的慰問。春之涼月將淸輝由玻窗外的松影射來，這山峯，這柵欄，這下面的無量數的燈光，全給蒙上了一層暈黃的薄霧。晚飯過了，幽靜的馬路上時而聽得到一聲兩聲的犬吠，遠處一陣隆隆的鐵輪音從燈火的繁光中透過，接着便是汽笛的尖叫，與喧雜的人語。

『晚上的火車來了，……來了。』在小屋子中淡綠的電燈下發出

了婦女的語聲。

『火車……火……車！』在穿了藍薄絨長袍的婦人臂上才三歲的男孩，握着充實的拳頭用咬不十分準確的音，也學着這樣說。

『你看！……小乖！這本甚麼書？』在椅上坐着一位姑娘，這時隨手從書桌將子愷畫集取來，引誘地向着孩子說。

『你看……我要看……看！……』孩子在母親臂上搖動而急切地促語。

『甚麼來？』

『爸爸……不在家……亂抹擦……啊！……』孩子小小的兩頰現出新發現的笑容。兩個黑白分清的瞳子，也生出急遽的切要的尋求的

光輝。

於是滿屋的人，母親，姑姑，以及正在洗小襪的老媽，都一齊笑聲大縱，孩子更是嘻嘻地張開小嘴切望着書本。

於是從姑姑手中將很厚的黃色紙一頁一頁地揭過，驟然出現了常是佔據小小的心的那一張；滿架的書，前面一張書案上一個孩子正在用左手握住毛筆，右手壓住紙角在那裏創造他的生命，他的精神與興趣，他的嗜好與能力，他的整個的調諧的靈魂，全安在那不知名的筆墨上，他沒有看書架上那些琳琅奇祕的書册，他沒有明白這是潔白無垢的紙張，這一刹那，他在歡欣，尋求，創始，否；他在陶醉於自我的發現！甚麼奧義深理，甚麼警幻奇言，以及宇宙的一切永存都抵換

不過他這短促的一時的欲與求。

這是這家庭中新近的一段有趣的故事，這本有趣味的畫册作了大家取笑的中心，自然在這家不十分寒傖的屋子裏，有不少的古董畫，風景畫，以及山水人物的精雅印册，甚至於牆上有時裝美人，雜誌上的名流印片，但這孩子對於那些在『大人』以爲又以時時玩賞的畫類，不過是偶然的閱覽。絕沒的繫懷的心情，有時強引起他的注意，正如不知物理試驗的叫他去參觀物理器械，只感到新奇可喜，因爲注意力不集中。一會也就索然無味了。但在這本畫册裏有的是兒童的世界。除却一部分人世間的生活片段的寫影之外，多半是兒童中心的眼前生趣的重演。白玉霜在小小的尖指上辨別甜快與辛苦；麻雀牌在案上建

立起簡單的構形；芭蕉扇上創造出了藝術的推行；櫈子腿上驟添了兩隻（比人的脚）穿鞋子的象形物，當『大人』們一覽過後，付了一笑的時間，這眞純的喜悅與小天地中自我生活的對比，給予小兒童們以何等的趣味！可憐我們的生活：軋軋的機械；雨淋風打的簑笠；五光十色的都市街道上的馳突，講堂上寫字間中鉛畫與算碼的躊躅；更大的，繁雜的，悽慘的與哄動的鐵與血的交拚，金錢的懷抱與淫慾的攫取；不值一文的虛妄的名望與相斫相食的歷史。我們爲生活驅迫與壓榨中的煩苦的人類年齡飛逝，何曾有一點點赤子之心曾向幼兒生活中尋獲得安慰與樂趣！我們再看那常常開點玩笑的阿麗思，常是撥動兒童心絃的安徒生！他的人物與題材，多少令我們神往！眞的啊，牠不

過份我們神往而已！（還要注意在所謂『大人』中爲此而神往的能有多少？）

先得向大家請罪，我不是來寫小說，這在開篇的一大套楔子裏早已交代清楚，在這兒只好學一學『且敍且議』的體裁，因爲單獨的描寫表現達不出我中心的實感，故此又插入一段『閒話』且恕我性急！

可以說是『言歸正傳』了。

自從這本畫冊爲這三歲的孩子發現之後，於是全家中有了與孩子逗笑的資料。就在這燈明風動的海畔黃昏後，他的姑姑又故意將書合起，向他道：

『爸爸……不在家……怎麼呢？怎麼？小乖！小乖！』

孩子在母親臂上紅胖的雙頰立時展開從容的凝笑，（這自造的字眼不是立異，卻覺得確有所見。）嘴角邊折下了兩個微窩，吃吃地說：『爸爸不在家……亂抹擦……噢！……』

原來那頁畫上的標題『爸爸不在的時候』，末後的三字自然是家中人的添續，說出這文章所含蘊的表現。他卻用學語的方術得了這個乖，而且『抹擦』就是塗抹二字的土音，在意思上對於他是不用訓詁與箋釋，因為以前他有在爸爸案邊奪過毛筆去畫於薄磅紙上的經驗。生活是經驗的連續，原用不到將生活的一部以為神奇莫測難語於庸愚。（又來了——議論）慣於在機場的勞工自會修理細密的機械，慣於弄筆桿的先生們自會『海闊天空古今中外』，其實還有甚麼了

不起！我的技能你一生也學不會，可是你的呢？在我只好，『呸！與我是「風馬牛」啊！』然而也要分習慣與自然，這才眞正是生活的奇妙！

在幾個人的笑聲中姑姑又問了：『爸爸呢？上那兒去了？』是指着這畫中的句子說。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爸爸……上匯泉去了。』在他以爲直捷爽快的了不得，比起應大學卒業的考試所答的問題還要精確。即時大家笑得彎了腰，眼淚澤了衣袖。

他茫然四顧，又看看畫中的小人兒。

眞與妄，性與僞，直接與彎迴，主觀與客觀，從何決定？從何去

取！見色卽空，見空卽色，多少人說是禪門的野狐派的口語，去眞存妄，執妄成眞，又有甚麼可以爲我們的範疇，當初康德把空間與牠的內涵分開，他論美學時曾推究出，『給空間以離開牠底內涵而獨立底存在，』於是『外展』二字成了頗難對付的一個哲學上的小題目。他不贊成把『外展』看做一種抽象，認定其爲綜合幾多感覺的結果。但我們的意想從空間中取出來的那些內函如何打發牠們自己囘去？於是想出了這須由於心的積極參加，把多量數的原子融合在一個單一的組織內，却全憑了執行這個綜合工作的心。所以我們要來和兩種不同底發生關係；一種是翻新底，卽各種感覺着的性質，一種是一色底，卽空間。這第二種爲人類清清楚楚悟得底，使得我們能用劃得很清底差別

相，能計數，能抽象，大概還能言說。

不是我沒字作文章甘心去抄哲學家有意刁難的顚倒言論。(如果我願多抄還有佛家的經典)單從兒童心理上加以推測，自然是大家所熟知，除却這點心理屬於兒童外，還有我們共有的對於感與知的一貫性的問題。這心的積極參加，即在赤子何嘗減少於『大人』也者；但話又說回了，這經驗的付與多寡判別了人生知識的淺深。直覺是人身體與心靈活動的『開步』，牠在兒童的心版上說『糢糊一片』固然對勁，說『一往情深』也還有份。能從『不在家』想到『匯泉』，這不是虛妄，正是自我經驗的確切組織，正在外展的不可移易的明證。這其中有記憶，有想聯，有判然，正是一串的觀念的構成，是清明的意

識狀態的發展。

止住吧，有類於攷求心理學的術語。（又是一段。）

模仿便是極活潑的本能表現，這孩子常常每當臨睡前疊起被子扶了床欄學坐洋車：挾着畫本當作書包；拿着小杯子學大人吃茶；尤其是學帶眼鏡。有付從華德泰廉價買來的黑色薄目鏡（五毛），成了他惟一的嗜好，掛在耳朵與帽子上悠然四顧（絕不是徬徨），以爲發現了一重天地。

這正是兒童的心，是發現，是模仿，是直覺，是創造的生活，每個幼兒都一樣，並不是奇跡。

像是作文，言性言情，描寫與敍述，暫且完了，要來一個『回顧

"子愷畫集"之一頁

前文』。就是現在的我們呢？這紙樣的白；水樣的清；冰樣的透明；月移花影風流浮雲的自然意趣，我們甘心（又一個甘心）讓給孩子們了！

可是生活在一邊喊了，『且住！不怕你不讓！』這使我們不僅是悵然，而且是悚然了！

本來想正經地作篇幼兒心理之研究的文字，不知何故下筆以後便寫的不倫不類。作了一千字後就放在一邊，又續作一次，越說越變成四不像了。自覺有點寒傖，已寫成又沒法改，而且與原來的題目相去更遠，便只好有違初意，改成這樣的一個題。

林語

夜，在秋之開始的黑暗中，清冷的風由海灘上掠過，輕忽地振動他們的弱體。初覺到蕭殺與悽涼的傳佈，雖然還是穿着他們的盛年的綠衣，而警告的淸音却已在山麓，郊原，海岸上到處散布着消息。

聯綿矗立的峯巒，與蜿蜒崎嶇的澗壑，巨石與曲流中間疎落而迴環的立着多少樹木。不是一望無際的廣大森林，却是不可數計與不能一一被遊山的人指出名字的植物。最奇異的是紅鱗的松，與參天般的巨柏，挺立着，夭矯着，伏臥着，仰欹着，在這不多見行人足迹的山

中，但當傳了秋節來的清風穿過時，他們却凊切地聽到彼此的歎息。

黑暗中，

只有空際閃閃的星光，

與石邊草中的幾聲蟲鳴。

這奇偉的自然並沒有沉睡，牠在夜中仍然搖撼着萬物的睡籃，要他們做着和平的夢；但白日給他們的刺激與觸動過多了，他們擔心着不遠的將來是幸福還是災害？他們相互低語着他們的『或然的知識』，由消息的傳達便驅去了夢，並且消滅了他們的和平。

夜，不遠的波浪在暗中掙扎着因奮鬥而來的呻吟，時而高壯，時而低沉，似奏着全世界的進行曲。

夜幕罩住了萬物，都在暗中滋生，繁榮，並且競爭與退化着。從森密的叢中微閃出一綫的亮光，是『水界的眼睛』誘惑着他們作白世界遠處的縱眺，那水界轉動牠的眼波，圍繞着地母的全身沒有一刻的停息。

幽暗中微風吹掠着叢樹的頭頂，他們被水界的眼睛眩惑着，不能睡眠，便互相低語。

『秋的使者來了！繁盛與凋零在我們算得甚麼呢？一年一年的剝削，是自然的權威。可憐的是我們究竟只是會挺立在這個枯乾冷靜的世界裏，沒有力量同人類似的可以避免這節候的剝削……』一顆最老的榆樹首先歎息着。

『啊啊！老人！你沒有力量却欣羨人類麼？那可還有存留的智慧在你的記憶力裏。這是聽過我們遠的，很遠的祖先告訴過的，嗳！甚麼歷史？全是安慰人們心理的符籙罷了！那裏曾給告訴過這是眞實？沒有呵！他們說：人們在這個世界至少有兩個十萬年了，這仍然是猜測誇大的誑語。但我們呢？我們纔是宇宙萬物的祖先，我們的功勞，我們沈默的工作，都是爲了能動的物類保護，營養，借予他們的利益。不多說了，這是悲慘的紀錄！老人，總之，我們是只有智慧而缺少力量了，我們是只能服務而不取報償。但……』山中特產的銀杏搖着全身的小扇，顫顫地與檜老人相問答。

『但人類對於對我們的看待呢？……』一顆穉松在地上跳躍着

問。

榆老人慘然的歎聲，『人類看待我們，比自然，比自然還要威嚴。自然是輪迴的，人類却是巧妙而強硬的剝奪。他們忘了他們還是長臉嘴與周身披毛的時代了！也是野獸一樣，與一切的動物單為了食物而爭殺。他們到現在自稱為靈明的優異的東西了，可是沒有我們的身體當初作他們的武器，沒有我們身上的火種，他們永遠只能吃帶血的與不熟的食物。至於以後的進化，自然是沒有的。他們攝取了我們的智慧，却永遠使我們作了沉默的奴隸。噯！嚴厲與自私，這是人類的歷史！』

左右的老樹，他們因為直立的日月太多了，都俯着首應和着老榆

的傷怨的歎息。

『你爲甚麼這樣咒詛呢？以前就聽過常常說起。』生意茁壯的稚松申述牠的懷疑。

『年輕的孩子！老人是好靜默的，將一切過去的印像永遠的印在心裏，他不願意重行印出。他爲經驗所困苦，所以容易慨歎；他的智慧已侵蝕了他青年的力量，只留下透明的軀體。人間不是有一些教訓麼？說老年是衰退，其實力量的減少任甚麼都是一樣。像我自然是爐火的餘灰，不過這一無力量的餘灰却是造成後來生命的根本。這話太笨了，總之，你以爲我以前不常說這些話便認爲奇怪，但是如同我一樣年紀的他們便覺得不足奇怪了。我與同年紀的人都是常在沉默中彼

此了解，偶然的歎息是可以證明各個的心意。話，本是不得已纔用的呆笨的記號，因爲又當這一次時令的使者的消息傳到，便在你們的不知經驗的面前說到人類，——說到人類，我的詛恨竟不能免却，這實在沒有十分修養的性質。……」

『不，老祖父，你能詛恨便可以把牠擴充到全世界中我們的同類，教給我們年輕的兄弟們，這便有力量了！』一顆更稚弱的杉樹傲然的插語。

『那只是空言，只是空言罷了。你們想由詛恨而抵抗人類的殘暴：想恢復你們的祖先借予人類的力量；想作自然的征服；想伸展你們的自由？孩子！你們的力量還不充分，……即使充分，你們沒有估

計你們的智慧的薄弱，所以是空想啊！』索索顫抖的老銀杏語音上有些恐怖。

『不！聯合與一致是力量，也是智慧。』小松樹簡捷反抗的話。

『這眞是孩子話，足以證明你的智慧的淺陋。你先要知道我們也如其他的生物一樣，受有祖宗的血的遺傳，有自然的感應的器官，也有永遠不可變易的性質。所以這力量與智慧是一定的，是自然命運的支配。你想藉那點出處的智慧要指揮，——或者聯合同類的動作想反抗自然與人類，這是希望，但不是力量；是想像中的花朵，不是戰爭中的手與武器。我們在年輕如你們的時代也曾這樣深切的想着。』年紀最老的古檜又懇切的說了。

左右圍列的老樹都淒切地發出同一的歎息。

那些幼弱的稚嫩的富有生意的小樹木，也在老樹的下面低低的爭辯，獨有挺生的小杉樹仍然反抗道：『老祖父，你是在講論你的哲理，哲理是由經驗集成的，是時序與材料的疊積，從這裏生出了觀念與忖度。這在爲時間淹沒過的人間是藉以消磨他們的無聊的歲月的辯證，但在我們的族屬中又何須呢？尤其是我們這些迸出地上面不久的孩子，我們不是專爲了呆笨的人類犧牲了身體爲他們取得火種，也不是如同那些麥穀類的同宗兄弟經人類的祖先殷勤培植後，却爲的是飽他們的口腹。——但，老祖父，我們的末運却更壞了！倒處在荒山幽谷的，也不能脫却了人類的厄害，他們用種種苛酷的刑法斬伐了我們

的肢體，却來供他們的文明的點綴。我們不力求自由，卽須作他們的搾取者，至少，我們應該有詛恨的力量！我們沒有武器，也沒有智慧麼？沒有智慧，也沒有力量麼？久遠的低頭我們便成了代代是被剝削的奴隸。你，想我們怎麼會有負於人類呢？』

這是有力的申訴，多少年青的樹木都引起喝嘯的贊美之音，山谷中有凄風的酬和。

老樹們沉默，……沉默，淸夜的露水沿着他們的將近枯落的葉子落下，如同無力的幽泣。

『我們要求我們力量的聯合，去洗滌我們先代的恥辱！』年靑的樹木因爲小杉的提論，得到力之鼓舞，他們的心意全被投到遼遠的願

望之中，想與不易抵抗的人類的智慧作一聯合的反叛。

海岸邊湧起的波濤，前消後繼的向上奪爭，又如同唱着催迫他們的進行的曲調。

悼志摩

九月二十號的早上我看見報紙上的志摩的死耗，當時覺得這件事過於離奇突兀了，也如他的別的友人一樣的不相信。但這個重大的消息却在我的心頭上迫壓了一日。第二日探不到甚麽，又過了一日報上說北平有人去照料他的屍體，運柩南下，我纔確定志摩眞從火星煙霧中墮下來，把他的生命交還『那理想的天庭』，『永遠辭別了人間』。那幾個晚上我總覺得心緒不能甯貼，不自制地便想到他在空中翺翔的興致，想到他正尋求着詩料，浮動着幻想中忽然被急劇的震動，爆炸

的聲響，猛烈的火燄迅疾的翻墮在蒼空中斷絕了他的最沒時呼吸的慘狀。他是呼暑，是抖擻，是拘攣地伸縮他的肢體？還是安然地死去？也許他最後的靈明可以使得他在那極短促迅速的時間中能洞念一切？或解脫一切，忘却了『春戀，人生的惶惑與悲哀，惆悵與短促』？更不管顧火灼與傷殘肢肉的痛苦，只是向上望着『一條金色的光痕』？明知這都是無益的尋思，永遠找不到明證的妄念，然而我的心偏在這些虛幻的構圖上搏動。

我十分後悔，沒往濟南去看看他的蓋棺時的面容：因爲初得消息的兩天疑惑是訛傳，又沒想到他的屍體運到濟南裝殮，及至得到確信後已遲一日，去也來不及了！

志摩的詩歌，散文，以及各種的著作，不止在他死後方有定評，現在有些人已經談過了。至於他的爲人，性情，思想，尤其是許多朋友所深念不忘的，並非所謂『蓋棺論定』，以我與他相處的經過，我敢說那些『孩子似的天眞，他對人的同情，和藹，無機心，寬容一切』的話，絕不是過多的贊美。本來一個理想很高，才思飄逸的詩人，卽使他的性情有些古怪偏僻也並不因此失却他的詩人化的人格，但志摩却能兼斯二者。他追求美，追求愛，追求美麗，痛惡一切的虛僞，傾軋，偏狹，平凡，然而他對於朋友，對於青年，對各樣的人，都有一份眞摯的同情。凡是與他相熟的，誰也要說他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若不是具有十分純潔的天眞與誠篤溫柔的心那能這樣。愈

因爲他是聰明的詩人，能以使人願意接近，死後使人不止從他的詩情上痛悼，這正是志摩的特異之處。我自知道他死去的確信後我總覺得爲中國文壇上悼念的關係居其半，而爲眞正的友情上也居其半。

這幾年中我與他相會時太少，自然是我住的地方偏僻了，也是他的生活無定，偶然的到一處找他殊不容易。他自從十五年後作的文字比較的少了，而作品也不似以前的豐麗活潑。我想這是年齡與環境的關係使然，然而無論是詩是散文，在字裏行間我們確能看得出他是逐漸地添上了些憂鬱的心痕與淒唱的餘音。對於他的自由自在的靈上，這是些不易解脫的桎梏，不過在他的著作中却另轉入一個前途頗長的路徑，到了深沈嚴重的境界。以他的思想，風格，加上後來的人

生的鍛鍊，我相信十年後（怕不用這些年歲）他將輕視他以前的巧麗，輕盈與繁豔，（自然他有他的深刻嚴重之處）他將更進一步的人生的意趣與理想贈予我們。所以在志摩的本身上看，這樣不平凡的死；這樣『萬古雲霄一羽毛』的死法，誠然是有他自己死的精神，但在他的文藝上的造就上想無論國內的那一派的文人，誰也得從良心上說一聲『可惜』！

我認識志摩是九年以前的事了。他那時由歐洲回來，住在北京。有一次瞿菊農向我說：『我給你介紹見一個怪人，——志摩』，那時我已讀過他的一兩篇文字，我尤其欣賞那篇弔曼殊斐兒的文筆淒豔。後來我們在中央公園見面了。那時正是四月中的天氣，來今雨軒前面

的牡丹還留着未落的花瓣，我們約有七八個人在花壇東面幾間小房子開甚麽會，會畢還照像。當大家在草地上遊散預備拍照的時候，志摩從松蔭下走來，一件靑呢夾袍，一條細手杖，右肩上斜掛着一個小攝影盒子。菊農把他叫住想請他加入拍照，他笑了笑道：『Nonsense』，轉身便向北面跑去。大家都笑了，覺得這人頗有意趣，不一會他已經轉了一個圈子又囘到我們談話的那裏。我與他方得第一次的交笑，日久了，總覺得他的活潑的興致，天眞的趣味，不要說與他相談，即使在一旁聽他與別人談天也令人感到非常活潑生動。

他往遊濟南時正當炎夏。他的興致眞好，晚上九點多了，他一定要我領他去吃黃河鯉，時間晚了，好容易去吃過了，我實在覺得那微

帶泥土氣息的鯉魚沒有甚麼異味，也許他是不常吃罷，雖像是不曾滿足他的食慾上的幻想，却也嘖嘖稱贊說：『大約是時候久了，若鮮的一定還可口！』飯後十點半了，他又要去逛大明湖。因爲這一夜的月亮特別的淸明，從城外跑到鵲華橋已是費了半個鐘頭，及至小船蕩入蘆葦荷蓋的叢中去時已快近半夜。那時虛空中只有銀月的淸輝，湖上已沒有很多的遊人，間或從湖畔的樓上吹出一兩聲的笛韻，還有船板拖着厚密的蘆葉索索的響。志摩臥在船上仰看着疎星明月口裏隨意說幾句話，誰能知道這位詩人在那樣的景物中想些甚麼？不過他那種興致飛動的神氣，我至今記起來如在目前。

從種種細微的舉動上，越發能夠明瞭他的志趣與他的胸襟。記得

我們往遊泰山的時候，清早上踏着草徑中的清露，幾乘山轎子把我們抬上去，走了一半，我們一同跳下來，只穿着小衫褲向陡峻的盤路上爭着跑。跑不多時，志摩便從山壁上去採那一種不知名的紅豔的野花。他漸漸地不走盤道了，一個人當先從峭壁上斜踏着大石往前去，他還向我們招手，意思說！來，來，敢冒險的我們要另闢一條路徑！我同菊農也追上去，然而這冒險的路是不容易走的，沒有石級，沒有可以攀援的樹木，全是突兀的石尖，刺衣的荊棘，上面又有毒熱的太陽蒸炙着，沒有一點蔭蔽。別的人都喊着我們：『下來，快回來！這不是玩的！』連走慣了山路的轎夫也喊『從那邊走不上去，沒有路呀！』志摩在前面很興奮地走並不回答，上去了幾丈，更難走，其結

果菊農先退下來，我也沒有勇氣了回到盤道上面。我們眼看着志摩，從容地轉過一個險高的山尖，便看不見他了。一些人都說危險危險！然而這時卽使用力的喊叫他也聽不見了，及我們乘轎子到了玉皇頂時，可巧他從那本是無路可上的山頂上也轉了過來，我們不禁搖頭佩服他的勇氣！

泰山上的清晨與薄暮的光景，凡是到過的我想誰也贊美這大自然的偉大奇麗。尤其是夕陽西墜的絢彩。在泰山絕頂上觀日出是驚奇，閃爍，豔麗；日落呢，却是深沉，迷蕩，靜息與散濟。那一片的美麗的雲彩，吞吐着一個懸落的金球，在我們的足下，在無盡的平原的低處，他是戀戀着這已去未盡的時間，是輝耀着他的將散失的光明，那

眞是一幅不能描繪的圖畫。就在那時，志摩同我們披了棉衣（山上太冷了）在山頂上的晚風中靜立着眺望，誰都不說甚麽。忽然他又得了他的詩人的啓示，跑向盡西面一塊斜面平滑的大石上蹲下身子，要往下爬去。泰山的絕頂是多高！除却山前面的石級之外，其他是沒有正道的，那塊大石的下面盡是向下斜出的石尖，若墜了下去恐怕來不及揪住一條藤葛，便直沈澗底。這可不比向上去爬山路，所以誰也說不可上去，石面太滑了。志摩却是天生好冒險好尋求他的理想境界的人，他居然從上面慢慢地蹲上去，坐下，後來簡直臥在上面，高喊着『勝利』。我們在一旁實在替他揑一把汗，然而他究竟能以在絕壁的滑面大石上臥看落日，償足他的好奇的興趣，這正是：

「原是你的本分，野山人的脛踝，
這荊棘的傷痛！
且緩撫摩你的肢體，你的止境
還遠在那白雲環拱處的山嶺！」

也是：『是動，不論是甚麽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決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志摩的這類句子的確是他自己的眞感，理想，他的個性的揮發。

我特地記下上面的幾件小事來爲他的詩句作註解。凡與他常處的朋友誰也能從他的不羈，活潑，勇往，與無論如何想實現其理想的性格上看的出來。至於他的無機心與孩子般的純篤，已經他人說過，可以不

多提了。

我相信一個眞正的詩人，無論他的作品是冰塊是荆針，是毒藥，是血汁，總之他的心沒有一個不是有豐厚的同情，與理想的境界的追求的。志摩在文學方面的成績；如創造相當的形式選擇美麗的字句，這些工作都不是志摩得人同情的重要原因。他是誠懇地用種種方法訴說出他自己的願望，思想，情感，自然，每一個文人都應如此，然而他的明快，與他的爽利，活潑的個性，表現在詩歌散文裏更容易使人體察得到。因爲同情的豐厚，所以任何微末的事物都易引起他的關念，幻想，一點點風景的幽麗，足以值得他歡喜讚歎。一個詩人不止在這上面可以發展他的天才，然而根本上連這點點的眞實都沒有，如

何能以寫詩？有的詩人（不論新與舊）只是走狹隘的一路，欣悅自然的變化，忘却了人生的糾紛，有的又止着眼於實地的生活，缺少了靈奇微妙的幽感。志摩的詩是否在新詩中達到最成功的地步不必講，然而我們打開他的三本詩集看去，是不是能將『靈海中嘯響着偉大的波濤』，與『幾張油紙』，『三升米燒頓飯的事』，併合成一團動人的眞感，印在讀者的心頭？姑無論他的風格，他的幻想的豐富，卽此一點也足以成就他是『一位心最廣而且最有希望的新詩人』了。

關於他的其他的追念不必多述了，我只記得十二年的春日我到石虎胡同，他將新譯的擺崙的"On This day Conplete my Thirty Sixth Year"一首詩給我看，他自己很高興地讀給我聽。想不到他也

在三十六歲上死在黨家莊的山下！他的死比起英國的三個少年詩人都死得慘，死得突兀！我回想那時光景不禁在膠擾的人生中感到生與死的無常！但他的死正是火光中爆開的一朵青蓮，大海中翻騰起來的白浪，暴風雨中的一片彩虹的現影，足以在他的三十六年的生活史上添一層淒麗的閃光。他永遠去追求『無窮的無窮』，永遠『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永遠『不穩在生命的道上感受孤立的恐慌』，然而這層淒麗的閃光却也永遠在他的朋友們的心中躍動！

（志摩在這危急悽慘的大時代中掉頭不顧的去了，爲他寫點追悼的文字，眞有把筆茫然之感！今略記其一二小事，以見他的獨特的性格，恕我暫時不能作更長的文字。）

我讀小說與寫小說的經過

記得我最早學看小說是在十歲的那一年。父親那時已經故去了三個年頭，家中關於小說這類的『閒書』，母親都裝了箱子高高的擱起來。書房裏除了木板的經，史，與文章，詩歌，說文，字典之外，沒有別的有興趣的書籍。因爲自五六歲時好聽家中的老僕婦，乳媽，與別人講些片段的西遊記封神演義上的故事，尤其是在夏夜的星星下與冬晚的燈下，只要是聽人說些怪異的事，縱然害怕，情願蒙頭睡覺，却覺得有深長的興味。當時有個五十多歲的老瞽者，他姓王，能夠彈

三絃，唱八角鼓，又在那些讀書的人家裏聽來，記得許多綱鑑上的事跡，聊齋上的故事差不多每篇都說得來，甚至其中的文言他也學會一些。每年中他到我家幾次，唱唱書之外，我同姊妹們便催着他講故事，他有酒癮，只要是喝過二兩白乾之後，不催他說他也存不住。於是那些狐鬼的故事我聽說的最早。小孩子的好奇與恐怖的心理時時矛盾着，愈怕人的愈願意聽，可是往往聽了臨睡時看見牆角門後的黑影都喊着怕！及至認得一些字後，知道這些奇怪事書本上有記載着的，家中找不到這類的書，便託人借看以滿足幼稚的好奇心。那時給我家經管田地事務的張老先生的大兒子對我說，他有一部全的封神，我十分欣羡，連疊着催他由家中取來。後來他把這部九本的——正缺了末

一本——鉛字排印的小說送給我，從此我便添了一種嗜好。早飯時從書房中回來，下午散學，晚飯以前，都是熟讀這部新鮮書的時候。書是上海的甚麼書局印的，油墨用的太壞，每個字的勾畫旁邊都有黃暈。沒有幾天已經看完，不知如何能有那樣耐性，看完了，從開頭再溫着讀。數不清是看過了多少次。其中的人名，神名，別號，法寶，甚至於成套的文言形容詞，當時都背得很熟。尤其高興着的是哪吒的故事，怎麼借了荷花梗還魂，與善踏風火輪，以及哼哈二將，這都是十分留心看的地方。可惜少了末一本，姜太公怎麼封的諸位善神，惡神，不曾明白，認為是美中不足的事。還有最不懂的是書中的「闡教」，着實悶人！儒，道，兩家多少知道點，佛也明白是另一種教

門，可是封神演義中有『闡教』，無從解釋，問別人也少有懂的。以後便看了些鼓兒詞，如破孟州瓦崗寨之類，却引不起多大的興趣來。雖然活潑的小孩子也願看些你一槍我一刀的熱鬧把戲，因爲這等鼓詞句法太整齊了，人物也沒有甚麼變化，想像力更薄弱，所以不大留意。

再過一年便看到一部小字鉛印的今古奇觀，這部書對於我引起的興趣自然與封神演義不同。兒童時天眞的飛躍也因此起了變化。那部書裏十之八是寫的社會，人情，與浪漫的故事，總之幾乎全是人情的刻劃，不同於完全是信筆所寫的妖怪神仙。於是我也漸漸明白些人與人的關係，也知道甚麼是善，惡，正直，欺詐等等的事，不過覺得終

是敵不過那些騰雲，駕霧，吹法氣，鬪寶的熱鬧。實在說，像今古奇觀這樣的書那會是十多歲的孩子的讀物。就在這兩年中，我熱心搜求的結果，看到的小說不少；筆生花的長篇彈詞，也是在那時看的，不過沒有看完；因爲看來看去儘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怎麼坐，怎麼穿，怎麼說，縱然有那些帶韻的流利的唱句，也按不住自己的耐性。所以幾本之後便拋開了；自然太長了也是一個原因。然而自此後知道說故事的書有許多種類，大概可以分爲有韻的，白話的兩種。直至看了聊齋以後，纔恍然於文言也又寫出許多美麗的故事了。

記得看聊齋與看水滸石頭記都是又一年的事。不過看起聊齋來總不是與看兩部一樣的心思。當然是有短篇故事與長篇有連續性的東西

不一樣，最重要的是文字的關係。頭一回得看聊齋那樣文言的記事與描寫的文字，對於只見過文言的經，史，與詩歌，古文的我，免不得有一種驚奇。雖然那時不能完全賞識聊齋中行文之美妙，故事與大致的言語總還看得懂。有不明白的典故，好在有註解可查，還可與讀的詩經，詩歌相對照。雖不如看白話小說的省事，却並不像看彈詞似的看不下去。然而看的態度卻比別的小說要鄭重得多。那些美麗奇異的故事，最容易引動我的，如珊瑚，嬰甯，鳳仙，臙脂等，對於江城，促織，馬介甫一類，便不甚樂意看。至於其中那些專於誌怪的短文更很少有興致，因爲太簡，彷彿歷史的一段，又太直，沒有故事的曲折，不熱鬧。最反對的如畫皮，並不是覺得事出不經，終覺得像那個

畫皮的東西沒有人情。其他故事中的鬼，狐，小時讀着雖然初時知道是假的，及至他們有了言語，動作之後，在作者的筆下予以人格化，便忘記了是蒲老先生文字中的異類。幼稚的心中往往與他們同感。石頭記是讀了又讀的小說，自從得看此書以後，封神演義早已放在我住屋的窗台上不動了。這部書中有更繁複的人物，有種種的對話，動作，有巧妙的穿插，與照應的筆墨，我那時那能都看明白。然而對於牠的人物，話，擺設，與變化引起我驚異的贊歎！——並不是對於作者的贊歎。雖是年齡小，卻也知道對於其中的人物予以同情，或者分析分析他們的言語，行事。貧弱幼稚的鑑賞自然不會在小說以外去看小說的。至於書上的批語老是不高興看，尤其是說影射某人，或是用

些『易理』去加以詮釋，眞不明白那位護花主人是寫些甚麼？水滸雖也在這一年看的，比起石頭記的引誘來差多了。有時也愛想想燒草料場的豹子頭，拔大柳樹的魯智深，可是片片段段的有趣味，不像石頭記的整個的動人。因爲看小說多了的關係，覺得自己的見解也隨之提高。不是只守看一部不全的封神演義的心情了。除卻故事之外，增加了不少的識見，與文字上的人情的閱歷，對於作文自然也有點幫助。

儒林外史我見到的很晚，已在入中學時代了。鏡花緣因爲家中有很好的木板，見的雖早，那時也沒有耐心看到底。一大段的議論，一整回的講音韻，文字，又是些酒令，曲牌，揭過去吧，覺得看不完全，實在有點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對於這部名著自小時看不出優點

來。後來雖知道作者是頗有思想的，也許小時受了看不慣的影響，至今還覺得對牠很淡薄。

除去章回小說之外，文言的以聊齋看的最早，螢窗異草，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等等奇怪的筆記都陸續着看過。看的比較覺得生疏的是所聞寄所寄，不過那時對於怪異的觀念已明白了許多，不是一味好熱鬧與好奇的心理了。夜雨秋燈錄還重看過幾遍，其他的勉強看一遍便沒有重看的興致。這類書中，閱微草堂筆記，與右台仙館筆記看的最晚，興味也愈為淡薄。教訓的道理多，文藝的興感少，何況我在那個時期已經看過了幾部長篇，所以更不迷戀牠們。

在這三年中「閒書」雖看過一些，卻是純粹的文言筆記還未見

過。只有一次在我家盛舊書的大木箱子中檢得一本粉紙精印的說鈴，初時以爲有『說』字的自然是小說，及至看完，知道是另一回事。文字與其中的議論，頗引起我另一種趣味。記平凡的有趣的軼事，以及批評詩文的短文字，使我看『閒書』的眼光爲之一新。以後除在家塾中讀的書以外，漸漸學着看詩話，文評一類的東西，都是由這本說鈴引起來的。

這都是十四歲以前對於初看小說的經過，以後入學校到中學，忽而努力於文選，唐詩，古文，一天天忙於抄，閱，圈，點，早已不能儘工夫看小說了。可是林譯的小說在這時也見了不少。那時對於舊詩抱着眞純的熱心，曾在暑假中手抄過李義山的全詩集，溫飛卿的選

本。差不多這兩位綺麗詩人的句子一見即可知道。那樣的迷戀於舊詩文的過去，現在不必多說了。

再談一談我學作小說的經過。

因爲小，母親不願我入學校，——那時我家的鎮上已經有了私立的中學。——請先生在家教讀。那位先生雖是個秀才，學問方面卻也通達，他曾學過算學，能以演代數，懂得一些佛經，又在廣東住過幾年，看過那時的新書不少。所以我十二歲在家塾中却有一半的工夫用在商務印書館出的中學用本的新體地理，歷史教科書，與三大厚本的筆算數學上（這部書是煙台教會中印行的，流行的很廣。）先生又教着每天圈綱鑑，讀古文，這些事似與那末的兒童不對勁，不過先生能

夠講解的淸晰，我倒還不很感困難。講到作文，對對字，五言小詩，我也經過這個階段，可是只不過學了一年便開始作文。那個時代，即在學校中也是一例出些講大道理，或者空空泛泛了的題目。——記得我攷縣裏高小的文題是足食足兵二者孰重論，攷中學時也是這類的文題，却記不淸了。——在塾中先生自然是出這一類的題目，不是評論人物，就是順解經義，那不過是使小孩子多查書，硬記文言的成語，想像與情感可以說是攙不進一絲毫去的。所以我雖是還能謅幾句，却得不到自由發抒的興致，只好從別方面去求作文字的自由。多少讀過幾首唐詩，略略懂得平仄，可是亂湊的詩句自然弄不好，也沒有甚麼詩感。想塗抹點故事，旣苦於沒有材料，文字又用不妥，很想

有些人對我說些聊齋，子不語類的怪事。我可以記下來；實在還不能湊合幾句文言，這眞是一種空想。後來得看到小說月報的第一卷，小說月報與舊日出版的月月小說，引起我用白話作那樣小說的高興。十五歲，正是二次革命的那一年，那一個暑假我由濟南回到家裏，忽然用章回體寫了一本長篇小說。給牠一個可笑的名字，叫『劍花痕』，約有二十回，大略是寫些男女革命，志士一類的玩藝。因爲那時我在省城讀書，社會上的事實，人情，略有見聞，便引動淺薄的創作慾，寫了這一本，可是直到現在壓在舊書箱中沒再翻過。在中學時每月看小說月報，——那時是王蓴農君編輯，——便想着寫點短篇寄出去，於是在窄小的寄宿舍的窗下，自修後便寫小說。初時覺得怕投不上

稿，便將第一次的那篇『遺髮』投到婦女雜誌去。（王蓴農也兼編婦女雜誌，）想不到卻得到他的復信，說把這篇小說刊印在某期之中，並且還寄了十幾圓的書劵來，當然我異常高興——馬上把書劵去買了一部新出版的影印的宋詩鈔。後來陸續投了兩篇去，都登出來。在改革的前一卷的小說月報裏，也投登過一篇。這都是我初寫小說投稿的經過。（說到這裏還記起中華書局初出中華小說界時，似乎周啓明先生常作點文字。我那時當然不知周先生是何許人。某一號裏有一篇小說，是用文言作的，題目大約是江村夜話，作者署名是啓明二字。文字的雋永，與描寫的技巧，在那時實是不多見的小說。我常常記起這篇文字與作者，直至在北京認識啓明先生之後，方知道就是他的創

作。）

以後便是新青年的時代了。新青年初名青年，我在濟南時讀過第一二册，覺得議論，思想，都是那時暮氣沉沉中的一顆明星。因爲後頭有通信一欄，我還同牠的主編人通過一回信，從這時起，我自己的思路似乎明白了許多。不久，到北京讀書，便把舊日的玩藝丟掉了。學着讀新書，作新文字，把從前認爲有至高價值的舊文藝，與舊書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輕。那時與鄭振鐸，耿濟之，瞿菊農，宋介諸位常在一處開會，討論這個那個，其實對於『新』的東西，都沒有完全了解。

我用新體文字寫第一篇的小說，是聽見徐彥之君告訴我的一段故

事。他囑寫成小說，登在曙光的創刊號中。內容是一個爲自由戀愛不遂做了犧牲的悲慘故事，這樣的題材很適合那時的閱者。可惜自己不會用相當的藝術寫，現在看來那眞是極幼稚的習作。在新青年中見到魯迅先生的孔乙已狂人日記，覺得很新奇，自己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那樣的文字來。卽說到鑒賞，恐怕狂人日記初登出時，若干青年還不容易都十分了解？在這時，葉紹鈞，楊振聲諸君也在新潮上寫短篇創作。以後我對於這樣作法十分熱心，胡亂寫了一些短篇，第二年在北京西城某公寓中寫成一葉。

這些關於個人的幼年讀小說，與後來學着寫小說的經過，本沒有對人述說的價值。在自己，自然是生活的一片段，究竟是無足說的，

不過記出來可以與年齡，時代，差不多的朋友相對證而已。

在這暴風雨的前夕，一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終要湮沒在偉大的洪流之中，那有述說的必要。何況無論誰的生活都是在環境與其所屬的階級中擠迸出來的，不奇異，也不是特殊。以後我想回憶錄之類的文字大約應少了吧？對於這個『作家生活』的題目，慚愧沒有多說：只寫了一些個人經歷的片段罷了。

傅東華主編

創作文庫

(十二)

片雲集

每冊實價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者　王統照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七號

生活書店發行

創作文庫

現代文壇收穫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初基

本文庫以宏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含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無不應有盡有・收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觀摩，青年讀者可以之作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現在第一批書業已陸續出版，各書書名及著作人如下：

小坡的生日	老舍作	精裝七角	中篇小說	平裝五角
反攻	張天翼作	平五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精七角五分
如蕤集	沈從文作	平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青的花	靳以作	平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西柳集	吳組緗作	平裝六角	短篇小說集	精裝八角
將軍	余一作	平裝五角	短篇小說	精裝七角
取火者的逮捕	郭源新作	平四角五分	希臘神話小說	精六角五分
痀僂集	鄭振鐸作	（印刷中）	論文隨筆集	
梁允達	李健吾作	平四角五分	劇本集	精六角五分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作	平裝四角	詩集	精裝六角
女性	沈櫻作	平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精六角五分

生活

0.50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2976 0634